

第 八 期

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第 八 期

陝災週報

南 汝 箕 畧

陝災週報第八期目次

▲封面畫

諸成

▲挿畫

△陝災畫報

諧成

▲祝詞九則

▲開場白

△爲什麼要宣傳災情

靜慈

▲論壇

△關於散振的陳訴

寄遙

△陝災目下的幾個重要問題

靜慈

△陝西災情面面觀

友縉

△解決西北農民問題的途徑

敏平

△救災須探其本

魯生

▲公牘十一則

▲災振紀實十五則

▲振會消息五則

▲文藝

△怎樣才能算救災

靜芝

△粥廠

△雪夜

△誰見災的發生主動者

靜芝

△哀音

友縉

▲災評

△災官

靜芝

△澄清吏治——救災

靜慈

△禁煙——救災

靜慈

▲農譚

△農業與林業

敏平

△農人四時的諺語

敏平

▲流民圖

△威風

敏平

▲編輯餘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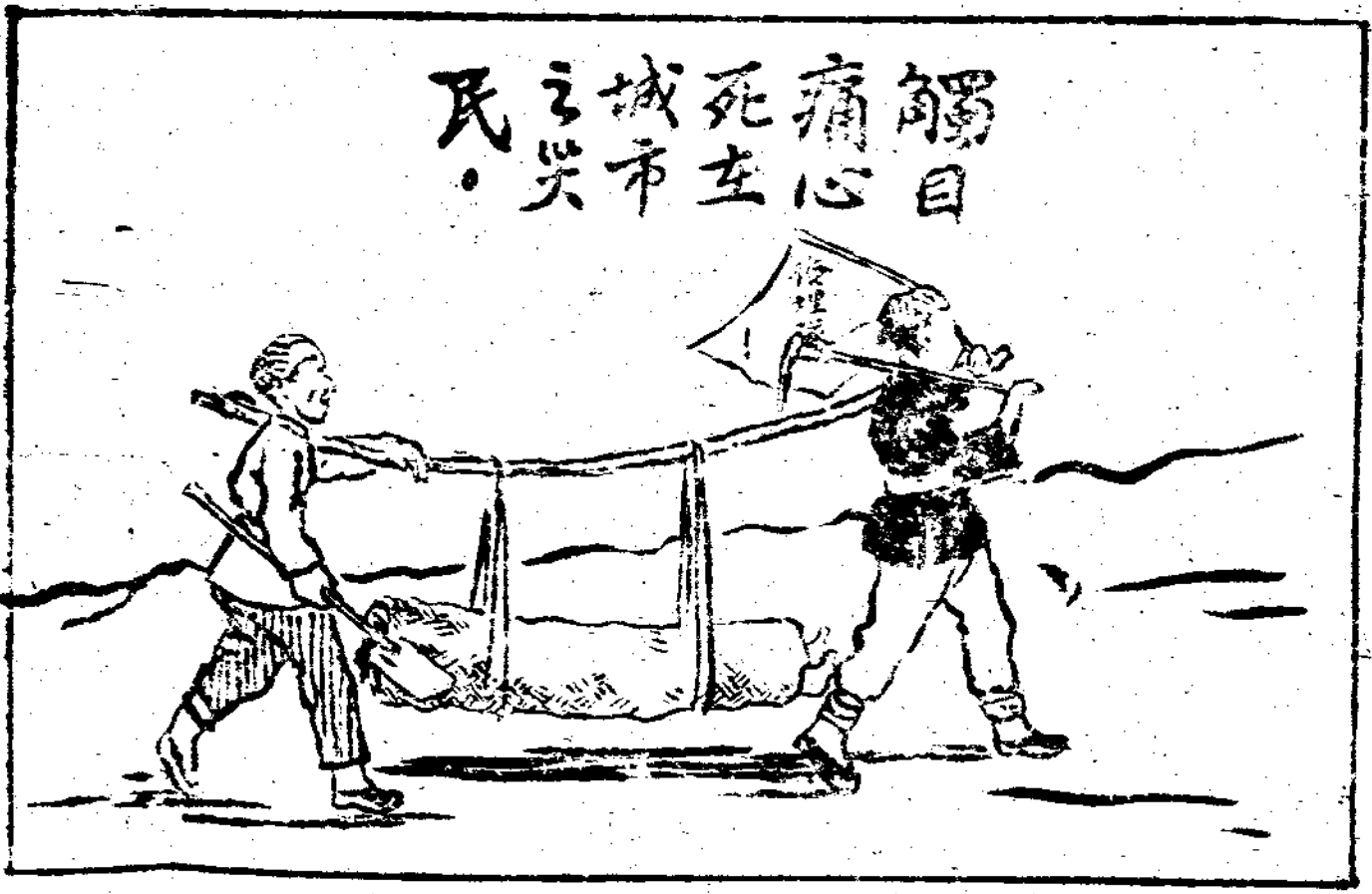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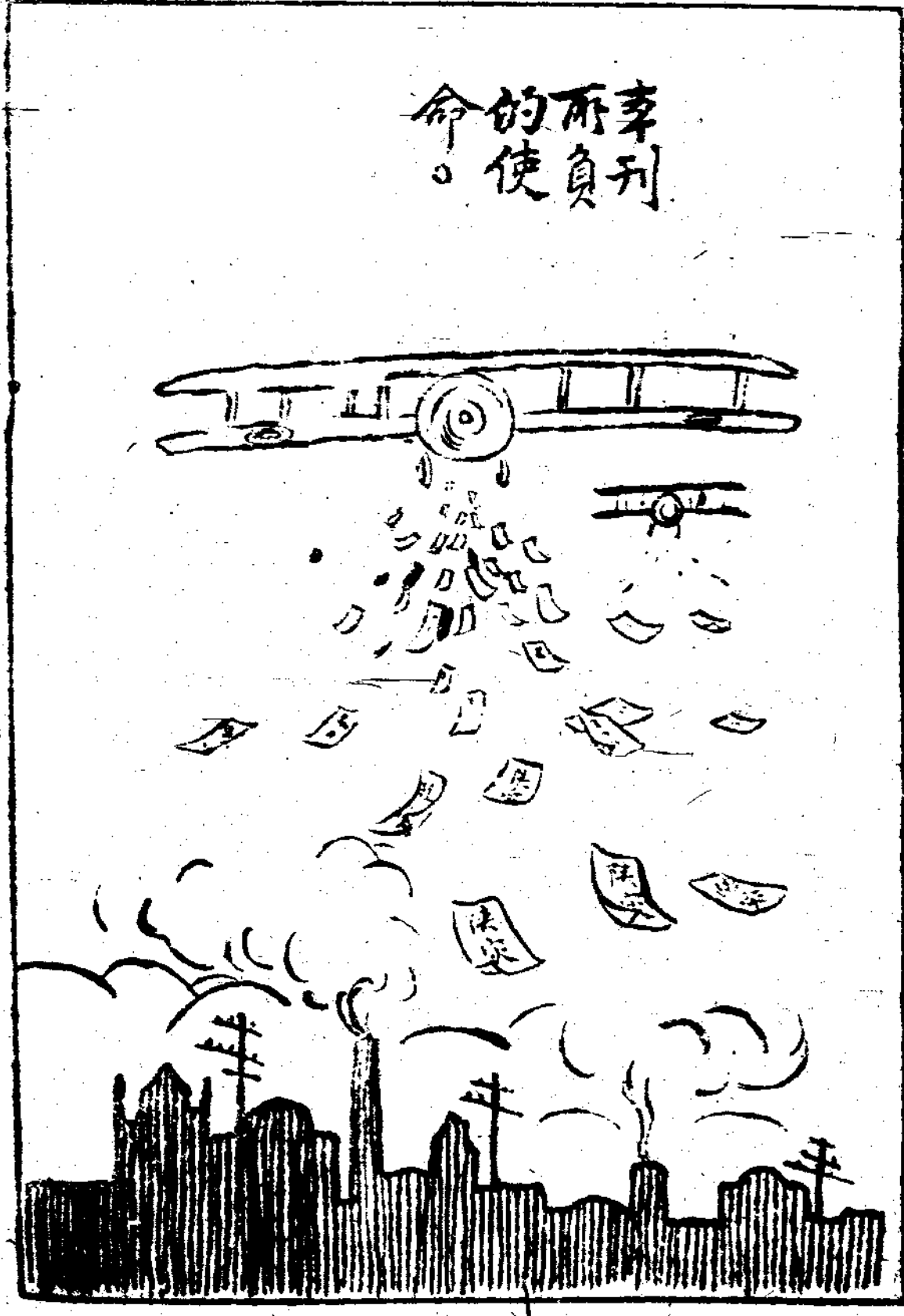
△寫在第八期後邊的幾句話

靜慈

新華日報

歡迎投稿
 本報為宣傳陝西災情起見歡迎各地同志投稿如有關於災况之諷刺畫好情畫漫畫等統希盡量投寄以光篇幅

投稿條例
 一、來稿一經登載即有薄酬可按期彙取稿件取不送還
 二、稿件上須註明姓名併列詳細地址
 三、來稿請寄至西安城內五家什字李社



上二幅商標分會稿

陝災週報出版紀念

三秦不幸 災禍頻仍 師旅飢饉 疫癘霍蟲
大報出刊 宣揚仁風 億萬斯年 德音無窮

吳德馨敬祝

陝災週報發刊紀念

救濟事業 敵會有責 醫藥而外 束手無策
幸賴貴社 發行週刊 儘量呼籲 請款募捐
拯救災黎 轉危為安 一視同仁 無黨無偏
推崇首功 惟此週刊 敵會追隨 與有榮焉

中國紅十字會西安分會敬祝

陝災週報社祝詞

慨我西陝 旱匪連年 災情之慘 言不忍言
諸公慈善 代為宣傳 措詞正大 無意無偏
懿歎休哉 公先着鞭 呼籲有靈 宜厚望焉

郿縣振務分會敬祝

陝災週報祝詞

陝災週報出版紀念

吾陝八難 彌天浩劫
慈航救濟 指日消滅

陝西省振務會澄城縣分會敬祝

陝災週報祝詞

三秦浩劫 聲滿寰瀛 流亡載道 日觀心驚
百二山河 偏地哀鴻 十村九墟 鷄犬無蹤
三年六料 顆粒未登 蝗災肆威 旱魃為凶
難稅苛捐 軍閥肆橫 水深火熱 民不聊生
所幸貴報 應運而生 萬字生佛 一路福星
吟枯嘆朽 振聵覺聾 生死肉骨 造化同功
兩雷交馳 呼籲封 振糧振款 接踵西征
鳩形鵠面 始慶再生 荷歎休哉 感泣莫銘

康魯生敬祝

陝災週報社出版紀念

陝災週報祝詞

爰祝貴報	災民保證	廣示宣傳	代彼請命
極力描寫	鄭圖難罄	仁人之言	富財同贈
大聲疾呼	真相披露	顛連狀況	扶老攜幼
慈航普渡	恒河沙數	功德無量	善善及後

桐邑縣縣長劉植青敬祝

陝災週報出刊紀念

災 民 福 星

柞水縣縣長史漢廷敬祝

陝災週報出版紀念

昊天不弔	陝災連綿	既苦苛政	復罹凶年
振糧被扣	議粟不前	閉關坐斃	溝壑任填
天心幸轉	浩劫復還	我后蒞止	獲解倒懸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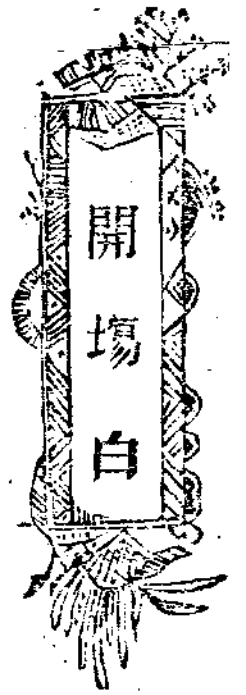
陝災週報題詞

更有週報	繼起颯然	監門繪圖	慈善為緣
仁人義士	觸目惻憐	泛舟指困	惠我粥飯
茲代全富	敬祝蕪篇	陝災週報	德熾慈船

富平縣振務分會常務委員 郭 藩 敬祝

秦邦不逢	罹此鞠兜	元逆肇禍	武曠兵窮
殘民以逞	遑恤我躬	大戮不殄	莫之靡從
爰赫其旅	問罪西來	狐鼠莫憑	華嶽雲開
陰霾既掃	民瘼關懷	無遠弗届	拳拳陝災
圖繪監門	政樹甘棠	呼籲無阻	助予日將
如時雨化	如愛日長	菲封不棄	永矢勿忘

鎮坪縣自治會會長 楊維時 羅武甲 敬題



爲什麼要宣傳災情？

靜慈

災的發生是偶然的，這話在文明先進的國家裏去說，完全是對的，所以近代學者，都主張致力人事，杜絕災的發生，而不主張必待有了災而去救災。

中國人因爲崇尚黃老政治，朝野上下，寢淫晏安，藉「無爲而治」的幻想，一切放任自然，以爲有了治人，就可不必專重治法，所以封建思想，尙佈滿於全社會，好人政府的制度，遂成爲一般人牢不可破的心理，英雄思想的政治，時常應運而產生。

辛亥革命，僅不過推倒了腐敗的滿清政府，許多的封建勢力，恰似春筍般的發榮滋長，二十年來，覆轍重蹈，無歲不災，無省不災，這個災的發生，似乎不僅是偶然地的範圍所能包括了！

陝西是西北窮苦的省分，過去久爲封建勢力所摧殘，千餘萬民衆無日不在呻吟痛苦之中，受災的情形，要比其他各省爲極重，鬧得烏煙瘴氣，充塞三秦，大家幾乎把由偶然發生的

災，誤認爲必然的社會狀態。馮玉祥禍陝多年，又加旱荒三載，無抵抗的陝西災民呵，都說馮是旱魃，旱魃如果不去，天必不雨，天禍陝民，劫數使然，教人能有什麼法子把他挽回，結果餓死了人民三百多萬，西路各縣，幾乎數百里人煙斷絕！

現在中央威力，已達西北，馮系軍閥，鎗滅淨盡，而一般知識閉塞的災民，在此災的最後一幕中，提起馮玉祥的名字，還恐怖得要色變，始終認爲這是劫數使然！所以本刊現在宣傳災情，要搜集馮系禍陝的真相，說出政治黑暗就是災的發生的原因，貪污土劣以及各種反動的惡勢力，都是災的製造者和擴大者。我們要積極的救災，先要擁護革命的新政府，打倒那些腐惡的力量，並且要教大家不要放棄自己的責任，光祇迷信劫運，平常不努力於民生革命的建設，忘却自己負有開發西北發展國民經濟的偉大使命，反要走到悲哀的途徑，認做救災是政府和各慈善家所應辦的事情，專門靠着別人來救自己。

二〇，一，十五，元宵之夜於新城總部秘書處，



關於散賑的陳訴

寄遙

陝西災情，河北較河南重，西區數縣尤重，差不多是異口同聲的，年來各善團施賑，大都注重于西區數縣，也是大家都知道。此次冬賑，振務會沒在興武扶數縣設粥廠，不但數縣人民，覺得不圓滿，就是別處的人，也覺得似乎偏枯，要曉得辦賑的人，即再無計算，那能忍心害理，漠視人所共知的災區呢，此中的關係，容我略述幾句：

當去年十一月賑會改組的時候，正是應該準備辦冬賑的時期，當時因為賑會存款無多，曾與朱子橋協商對於最重災區，振會與華北會分任救濟，決定由華北會担任與平武功扶風岐山四縣，由振務會担任咸陽醴泉郿郡縣，不久即照所議，分途實行。可是當時預算每縣開設粥廠三處至五處，時間五個月，每廠大概須一萬元左右，開首施粥以後打算改散乾糧，其後濟生會又在武功設了三個粥廠，華北會又為郿縣添了一個粥廠，計算起來，武功有四個廠，而一廠原定一千五百人，華北會在武功綠野書院所設的廠，近乎五千人，差不多等于原日

計議的三個廠，照此看來武功事實上可算有原定額數的六個廠，養災民約一萬餘人，振會爲武功設農具貸質所一處，專收農業器具，貸以市價，約至農忙時准照贖，又爲散急振洋三千元，共作成棉衣六千餘套，爲武功分五百套，興平已設五個粥廠，振會爲散急振分棉衣與武相若，至于乾醴咸鄜的災情與興武差不多，但是對於此數縣，現在每縣只設粥廠二處或三處，急振的款都較少于興武，各縣代表呼救的尙有以爲偏輕于其他各縣的，大家就事實上攷察，究竟還是偏重不偏重？

原來各善團的義賑，辦法似乎較爲痛快，願救那一縣，便以全力救那一縣，如上海濟生會，上年夏間，特爲聲明，專救武功，當時便爲武功散了十多萬元。孝惠學社，此次來陝辦冬賑，就現在所知的，大概專散乾縣一處，已送去一萬八千元。華洋義賑會，雖比較似乎普遍分配，然而去年下半年期，只維持十個收容所，他事不管，今後且專辦水利工賑，一切急振，都不甚注意；所以各善團雖無普遍的辦法，但其令人佩服處，就是救人要澈底的救，那怕救的地方小，人數少，總要將他救到底，可是各善團是義振，願意怎樣便怎樣。正散振時，要是因有特種關係，不願散放，把款兌出陝西，也任自由，誰也不能怎樣。說到振務會，與各善團的辦法，實在不能同日而語，此次于先生帶回中央特撥的款子，若是災重的區域不給分配，大家想想行不行呢？你若忽略了那一區，他即刻可以說，把他們置於化外了，其中雖

或不免有挂漏的地方，總可以說是欲要大衆比較的普沾中央恩惠哩，本來災區的調查，詳確的統計，比較很少，縱使用慈悲救人敢對鬼神的公平心理來分配，其結果，或許不能像用尺量用秤稱的那樣合適，雖然希望皆大歡喜，或許處處不如人意，只好請求各方特爲諒解，時加指正而已。

以前各團散振，每因某縣代表接洽的熱烈，宣傳的嚴重，遂多給某縣糧款，這也是不可諱言的。近時各團對於振會及其他善團的施放經過，多查明比較，以爲參攷，似乎已向分工合作，通盤籌畫的路線上走，我以爲這是比較好一點的辦法。

總而言之：各縣呼籲的代表，都是慈悲救人的菩薩，邊旁批評指摘嫌有偏重偏枯的，也是慈悲救人的薩菩，惟有主張分配的人。偶一不慎，恐怕就要墜落三途，作無間地獄的罪人。

最後我很盼望憫念災民的大救星，快快將這一齣悽慘的悲劇收場吧！不然，在遭青黃不接的時候，快些普遍的雨粟或者雨金。

二〇，一，一五。于振會

靜慈

陝災目下的幾個重要問題

陝西從辛亥至今，前後二十年，中間政變多次，兵災頻仍，不待此次三年奇荒，民間元

氣早已摧殘難復，加以旱荒與軍閥同時肆虐，災區擴大至八十餘縣，災民餓死逾三百萬，其他丁壯被逆軍強拉到火綫之上填戰壕化灰塵的，婦女被山西人販子販賣到外埠各地作商品去漁利的，更不知道有多少！噫！這不過都是過去的事實罷，我們應痛定思痛的把他深刻迴憶一下，再看目下的災相究竟較前如何？

1. 冬季急振：陝西災區，關中道各縣完全盡是，而以西路各縣爲重，陝北則三邊一帶，災相亦大，漢南各屬，則土匪充斥，現在關中各縣，除各慈善家與省振會籌設少數粥廠外，其他則分別災區之大小輕重，將于先生攜回振款二十萬元，盡數分配，一等災區二千元，次則一千五百元，再次則一千元，杯水車薪，能救幾何！八百萬陝災公債票，尙不知何時才能到陝來振濟？

2. 政費困難：陝西因馮系軍閥多年的壓迫，官廳方面經費困難的情形，爲他省所夢想不到，其中就教育一項言，學校經費的商稅專款，年不過三十萬，益以省府最近撥歸的棉捐二十九萬，亦不滿六十萬元。但以連年兵旱，稅收幾絕，各校所領維持費，僅佔全數十之三四，尙積欠至四五個月，裁厘以後，即此區區的數目亦無着落，教育廳職員極低微的薪水，積欠已有六月，因改組而裁撤的人員，更是一文莫名，勞苦半年，所獲得的結果，成了失業流氓，無怪其與各中小學教員，竟有至粥廠暗中領食者。此種情形，中央日報在長安通訊欄

十九年十二月廿八日）已據實發表，言之令人太息！其他各廳局，雖較此略輕，然全體職員無有不是災官者！

3 交通滯塞：陝西交通，本極不便，加以逆軍過去盤踞多年，東路完全封鎖，最近雖然中央勢力到達陝西，而豫西至潼關以內之數百里，汽車缺乏，客貨山積，即有少數運輸之車，道路極坎坷不平，顛簸震撼不堪，隴海若不速達西安，不但有礙於軍事的調度，商業的運輸，而救災的問題，也是得不到根本的解決！

至於嚴冬寒冷，冰天雪地中待斃的災民，到處皆是；全社會又因受着災荒的影響，失業者日見增加，經濟基本的組織，既完全發生動搖，民生問題，尙無解決的辦法，振濟實刻不容緩！陝南數十縣，尙爲軍閥餘孽及川軍土匪盤據，民衆的痛苦，一時不能解除，現政府已派綏靖司令，尅日清剿，然此後的一切建設問題，即根本救災問題，恐還得不到具體的方略！

總之，陝西是西北災區的極重區域，也是西北國防上，軍事上，重要的咽喉：我們固然要盼望政府確定善後的策略，但也必須自己努力，由奮鬥中以求自身利益的實現，然後才不至於各種問題皆無辦法的絕境。

二〇，一，八，晚於新城總部秘書處。

陝西災情面面觀

友鱗

陝西此次大災，就表面上看去，似乎純是天災一種，然就內部觀察，情形很爲複雜，仔細研究起來，可以說是無災不有。不過天災的成分，比較一切災情爲重，若是沒有一切災情附帶的流行，那末天災的爲害，也不至於有如此的嚴厲。我們研究社會學理的人，要想改造社會，革除一切的不良制度，必先將社會的病態觀察清楚，知道其癥結所在，然後再來着手提刀，是則一切問題，自不難迎刃而解。不然隔靴搔癢，病在頸而從是於治脚，安見其不計左也哉。今之救災情形，亦莫不如是，救固然是要救災，但是一方面救，一方面須得要知道災情的由來，才可以救得其所能救。不然救者只管救，饑者只管增加饑的人數，所謂救不勝其救，揚湯止沸，何若退而抽薪之爲妙。所以今後一方要從事於救災，一方仍要研究災情發生的來源，與所防止的道理，然後才纔得其救。今在未討論救濟的辦法以前，先撇開一切方法的研究，專從事於事實方面的致查，以便得有所遵循的途徑。

(一) 災情的種類

此次陝災的發生，初本由於自然界的壓迫，因爲人的科學知識不發達，戰之不勝，是爲無可如何；繼則復由人爲的災害，變本加厲，以致愈演愈烈，卒至不可收拾，茲將各種災情

的現象，分別的說出：

甲，自然的方面

1 旱災：全陝境內，除過南北兩道外，中區略有平原，平時雨水豐足，所謂厥田上上，今則旱魃肆虐，反成了厥田下下，糶粒無收。自從十七年以到如今，中間也曾降雨數次，並不是點滴無有，不過所降的時期，不是農夫用雨的時間，降雨的數量，不是農夫足用的數量，所以屢屢相左，才演成不可救濟的災害，此種區域，甚為廣泛，如渭北等縣及省西一帶，均是赤野千里，糶粒無收之區。

2 水災：前歲農忙之後，大雨數次，凡是濱河之處，盡成澤國，本以地屬下溼，可望有收，不幸天降大雨，洪水橫流，早秋晚禾，悉付東流，其受饑情狀，不亞於高原土坡，此等區域，如朝邑平利等縣屬之。

3 雪災：前年冬季，天氣特別寒冷，往年西安溫度，最冷時不過在零度左右，而去年竟降至零下二十度，以致大雪連月，晦陰無晴，街中泥濘，直至去年三月始行乾涸，以是鷄鴨多被凍斃，尤可怪者，省城附近縣分所有之石榴樹，全行凍枯無遺。

4 霜災：前冬大雪之後，連朝多霜，其降也瀰天大霧，對面不見人影，霎時霜花鱗鱗，滿樹皆白，枝柯所積，高過寸餘，有時經日光微曬，直至過午，尚不能以完全消除，偶行街巷

中，多見人之鬚眉皆白，狀類雪僧，災民以是而斃者，竟不知其有多少。

5 蝗蝻：前冬降雪之後，雖云人死過多，然滿望去夏可收，誰知麥未揚花，而蝗虫陡生，其來也由東而西，影天遮日，青青原野，頃刻變爲赤地，自夏至秋，爲災不已，迨至九月以後，於某夜始行東去，其去也月光爲之一暗，不但夏田無收，秋田也是同歸於盡，災區之大，全陝共受其害。

6 狼災：大旱之後，狼多爲災，往時光緒三年及二十七兩役，聞父老言，野多狼羣，爲害人畜，去歲依然，迨至夏忙後，狼行於野，有時且至城郭附近，爲害非小。

7 鼠災：此次陝災，可以說是無奇不有，在榆林定邊一帶，黃鼠肆行田間，大羣齧食，所有禾稈，盡被食害，以致迨收之糧，化爲烏有，人民其不饑也得乎？

8 瘟疫：去秋疫病大發，人多患腹瀉及霍亂症，其來也上吐下瀉，不能飲食，不三日竟致斃命，各屬人民以是而死者，不可勝數。

乙，人爲的方面

一 兵災：前歲所發生的災害，除旱災而外，就是兵災，宋哲元兩次出兵作亂，所過之地，鷄犬不寧，初則抓車徵糧，繼則抽丁派款，軍隊所駐之地，常入民舍，任意搜括，不管人民的饑飽安寧，每日須得交納軍糧，此所以有軍隊而無人民；軍人活而民衆死，正合乎宋哲

元「寧教陝人死盡，不教軍隊受餓。」的一句話。

二匪災：去歲河南大戰，縣垣經年，各地土匪多以討馮爲名，乘機蠶起，姦擄燒殺。無惡不作，逼的人民活去死來，只有待斃而已。匪類有時亦且好名，對於放賑人員，極力保護，可是在散賑場所雖不搶劫賑款，而暗中派人在距會場稍遠之路口，實行攔道，凡是被賑災民，行經其地，多所不免。以如此的種種危害，何怪乎陝民均趨於死亡的途徑？

三貪官：陝西大旱成災，而吏沾不見澄清，人民死無噍類，而縣長苛詐百出，馮玉祥時代，鄂縣縣長孫國鎮，雖經鎗斃，同官縣長潘思桐雖經匪殺，而渭南等縣縣長張公輔等，因政府的橫徵暴斂，得以上下其手，于是愚民，自肥，腰纏巨萬，嗚呼！民死不得其所矣。

四污吏：官苛斂以自肥，吏營緣而爲姦，民脂民膏得以任意剝削，一款之徵也，先經吏手，然後入官，因此各縣官與吏之所吞，爲數約在收數的三分之一，以此在災荒奇重之下，人民餓死者纍纍，官吏得能花天酒地而無恙。

五土豪：此次旱災，各地土豪莫不喜形于色，何以言之？民凍餓交迫，不得已將房產地畝售賣於人，以求苟延生命，而一般土豪，幸各得其所，不是賤價買人的地，便是拿糧食換人的業，有時低價勒買，而災民不得不赴鄠都城矣。

六劣紳：官吏之酷無人道，派糧徵款，固無論矣。而劣紳之逢迎上意，故意多收，尤爲無厭

，往往人民盡其妻子財產而變賣，反不足以交公款，以致雖欲不轉死溝壑，其可得乎？
7 惡差！差役之爲虎作倀，魚肉鄉民，何所行而不然？去歲武功等縣，災情正劇烈的時候，各處慈善團體，在前放款，而縣役惡差，乘人皆有錢之際，在後徵收地丁，因此災民所得之賑，轉眼成虛，等於曇花一現，雖云賑災，何補於事？惡差之爲害地方，直較土匪而有過之無不及。

(二) 被災民衆的慘情

被災民衆，極爲傷慘，鳩形鵠面，現象百出，方當災情正劇烈之時候，外縣勿論，即西安一市，每日死亡者，不在五六十人以下，其慘情苦况，凡屬寓目的人，至今尙在腦海中深刻印象。試一探究人民受災的成分，令人回想起來，不勝生出無限的感慨，人情今昔，世事滄桑，在在使人寒心，茲將災情概況約略言之。

甲 凡能生活者，一變而爲赤貧。

1 極貧！此等階級，全係舊日小康之家，迨至災情發生，人多失業，遂至一貧如洗，迫於生計問題，不能不向各處逃亡，爲數在社會中約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2 次貧！此類分子，俱係舊日殷實之家，以迫於生計故，產業諸多變賣，其生活，愈演愈下，能力較優者，僅足以岌岌糊口，爲數在社會中約佔百分之二十稍強。

3 小康：今之所謂小康者，即昔日之富有家道，以受災情影響故，諸多陷於緊迫，能力高上之人，或則無衣食憂，大部分多為生活所迫，殊形拮据，其為數約佔社會中百分之七十八
微弱，

4 富有：此種階級，率多舊日之資本家及大地主，迨至災荒發生後，內中除極少數，對於賑災略有捐助外，大部分為避免意外的是非起見，多半遠走他方，以求安閒，其數在社會中約佔百分之十二。

乙 貧窮者，忽轉而成暴富

此種分子之在社會，除過為非作歹的土匪和助桀為虐魚肉人民的劣紳階級，其餘就是靦然人面為法律所網漏的侵吞或剝削賑款人員，昔時亦不過一小康或次貧之家，及至一經手公款，則上下其手，夤緣為姦，轉而成為富庶，此類不除，為害非小，深望當政者有以鑒之以上邊種種，都是措成陝災的成分，過細研究起來，確實不是簡單的問題，有心社會學理的人，何防加以深察之。

(完)

解決西北農民問題的途徑

——敏平——

二十世紀之中國，產業落後，較之歐美及日本，至少要遲一兩個世紀的左右。勞資問題的衝突，政治經濟上之趨勢，當然沒有像歐美各產業先進國，那樣的厲害，但是自從海口開

放通商以來，國際資本主義者之經濟侵略，中國社會事業，都不能發達，因為中國自古以農立國的，歐洲各國是多以工商業立國的，所以農業國和工業國通商，自然工業國佔勝利，推索其原，工業國類人的經濟生活，是建築在工業經營上面，農業國類人的經濟生活，是建築在農業經營上面，是以中國國民經濟的源泉，農民的社會任務，較之一般工商人爲特別重大，歷來統治階級之構成，必先要農民的愛戴，如有統治失者農民的歡心，則必有草澤英雄，揭竿而起，以結果其政治命運，這是在中國歷史上所不鮮見的，尤其是西北地域，爲中國純粹的農業區，土厚水深，氣候每多乾燥，常常發生旱災，自古迄今，歷代皆有，爲害之甚，簡直難以言喻，遂多卒以因旱而亂，盜匪充斥，明末陝西流寇發生，即其例證。我們從事實看出，西北這次的荒災，發生的原因，實是多年政變，吏治太壞，所謂親民之官，盡是閹閹的聚斂能手，或是各將領的隨從差弁，當馮系軍閥在西北時，舉目皆然，師旅未甯，饑饉又臨，一般農民的痛苦，到現在已達極點，使整個的西北農業經濟破產，即是整個西北經濟的破產，所以要解決西北農業問題，安定農業經濟，爲發展西北一切問題當中的第一個重要問題，茲將解決西北農民問題之途徑，實行和建設起來！如：

一，土匪充斥，戰禍相尋，給予農民，絕大之痛苦如常，此土匪不肅清，則農民之痛苦不能解除，且就整個國家建設而論，內戰不告終，建設無從開始，農民及全國民衆的願望，

是要革命政府能够在最短期內，肅清土匪，消滅戰禍，使農民得以休養生息，從事農業生產的改造，

二，荒地不墾，游民衆多，因爲無土地而變成流氓，地痞，的農民如無解決的辦法，則整個農民問題，不能得着解決的途徑，所以墾荒問題，爲農民問題中之重要者，革命政府應該在最短期間，從事移民墾殖的計劃，使人盡其力，地盡其利，則社會的經濟事業，亦必漸趨於活潑而發展，游民問題及土匪問題，亦可於無形中消滅。

三，水利不興，河道淤塞，於農民極不便利的事實，而各地的水利機關，確實是太官僚化了，整天坐在衙門內，作「等因奉此」的工作，對於河道的測量，或疎濬，水利的研究及隄防，均視爲具文，即間或有建築隄防的事，而所用者，又不盡爲水利專門人才，使投機份子，腐敗官僚，得藉以乘機中飽，而隄防之窳壞如故，河道之淤塞如故，農民所受之水患亦如故，此而不急事改革，則農田之變爲山嶽，或滄海的，必與時俱增，而農民的生活，也就愈頻於危殆，因之培養水利人材，改良水利，疏濬河道，爲發展農業生產上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了。

四，西北農村文化之墜落，不僅是農業生產上的危機。而且是民族問題的危機，所以開發西北農村的文化亦爲解決農民問題中之一個重要問題，尤其是在中國國民革命的意義上，

更爲必要，普及農村教育，可以使農民生產的智識和技能增高，並且可以使他們覺悟，對國家社會所負的責任，所以發展農村文化問題，而是西北唯一的復興運動當中的一個最重要的政治問題。

五、吏治之壞，是西北多年的痛史，因馮系軍閥盤踞時代，苛稅雜捐，種種剝削，慫恿貪官污吏，袒護土豪劣紳，上下其手，常以些小細故，使農民傾家破產，這是「司空見慣」之事，故欲解除農民疾苦，應從事吏治之整頓，與土豪劣紳之肅清，使農民得受民權之保障，而不至爲惡劣勢力以蹂躪，農民的生活，有了保障，農民的經濟，必趨於安定，農業之生產，亦隨之而增高。

綜上五端，祇就其概略言之，究事實上說，荒災是不能免的，既然無法避免，只有講求解決的途徑，以求補救，杜絕災荒問題之發生，貫徹救災主義，鞏固民生革命的營壘，冀望獲得最後的勝利。

救災須探其本

不幸的陝民，受了這次空前未有的大災，不僅吾人生平所未見亦所未聞也，但是以前所遭的災况，或係一種，或兩，或一年，或半載，已覺民不堪命，而此次所遭的旱災，水災，匪災，兵災，風災，蝗災，狼災，鼠災；爲災既

二〇，一，一，晚於民政廳

——魯生——

夥，爲時又久，同時並現于吾陝最僻最貧的父老兄弟的眼前，已是萬萬担承不起的了！又加以馮系軍閥的剝削，蹂躪悲慘的影片，繼續不斷的演映了三載，民生的前途，好像「陰霧籠罩」「秋雨淋漓」一般的沉悶，和岑寂，並那鶴面鳩形同胞，先後向那枉死城的道上，聯袂而去，一根一根的白骨，縱橫狼籍在荒野蔓性中，任那風霜剝蝕，禽獸吞啖，竟無人過問！古人說「威威三輔」「百二河山」「漢陵唐宮」「王氣所鍾」的勝地，今日竟作禾黍之詩，麥秀之歌了，可憐八百萬哀鴻在生死的道上，徘徊往來。白日所吃的，樹皮草根；晚上所宿的，雪天冰地，人非木石，誰能堪此，劇烈的殘酷境遇？所以這次荒災，即使鄭俠再世，也描不出這一幅流民圖來，魏侯復生，已做不到移民移粟的政策來，此翻無劇倘再延長下去，吾恐雲漢之詩將爲八百萬同胞要重詠幾遍哩！猶幸到了萬死一生的關頭，我楊主席提師入關，弔民伐罪，將那萬惡的封豕軍閥，剷除淨盡，真是西北災民的救星，兼以各大慈善家，極力的呼籲，向中央請待八百萬振款，以解倒懸，可以說是萬家的生佛，孤兒的慈母，使陝民從水深火熱之中，重新登上安樂的地位，陝西的前途，從此或可抱極大的樂觀，真是教人贊歎莫名了！雖然，天下無論何事，總要在未發生以前，設種種根本計劃，以弭患于無形，始爲上策，若災象已成，固已有疏于前，而又不澈底極救於後，則是時時遭災，時時救災，時時遭災，循環不已，何時方息！不惟民生的前途不能進步，就是辦振的人們也要牛厭的，這次各大慈善家同具菩薩心腸，匍匐拯救，固是可敬可泣，但是此種救災方法，是救一時的災荒，決非澈底救災的辦法，要知道陝災的遠因，並不是純由天災構成的，所有數十年來的政治黑暗，人心險惡，交通阻塞，實業落後，及其他社會上種種的複雜原因，如不極力消除禍根，西北的災荒是萬萬不能停止的，所以我將陝西災情，所構成的原因，一一地分析出來，擬幾種根本辦法，和各大救災的先生商榷

商榷：

1 救正人心——現在社會上的紊亂，生計上的恐慌，和種種的災况，同時並發，皆由於人心的爾詐我虞，每况愈下所造

成的，佛說「三界唯心」，又云「一切唯心造」，儒云「禍福無門，自己求之」，又云「生於其心，害於其事」，所以人心向善，善業所成，一切災荒，自能永久消滅。人心險惡，惡業所成，種種災異，自然紛至踏來，即用任何方法，亦都不儘根本消除的，務須人人同心向善，始能上召天和，永免災，殺此是根本救災的第一問題。

2 改良政治——天災流行，各國各地方都所不免，為甚麼都沒有陝西如此重大？要知道陝西三年的大災，若沒有馮系的與兵作亂，苛捐雜稅，並且將中外的振糧振款，阻礙或收沒，如火上潑油雪上加霜，決不至演出這樣奇重的慘劇，所以陝災的構成，大半由於軍閥蹂躪，這次楊主席以武力解決，對於陝災上有莫大的利益，若從此減輕稅賦，獎勵農業，肅清土匪，整頓教育，以及水利的設施，實業的促進，閭閻中比戶可封，總有荒災，決無如此劇烈。

3 振興實業——凡是一個國家若是生產事業，在在缺乏，平素又莫點積蓄，失業的人一定日多一日，照這樣生利的少而分利的多，一遇災荒，社會秩序便不可收拾，試看陝西全省的實業，還不如無錫一縣的多，雖有延長石油及韓宜同耀之煤田，不加整頓，不過筌蹄畫餅而已，究有何補，因此一般遊惰失業的流民，沒有相當的知識技能，足以自養，一遇荒年，必定要餓死的，不然東南各省並非全無災荒，何以人民受害，無此劇烈呢？因該處實業發達，人民均有工作，足以自給，雖遇再大的災荒，也是餓不死的，所以陝西的當局，急應籌設大規模的工廠，並提倡延長石油開採煤田，務使陝民人人有正當的工作，即或有災，亦不至為害過烈。

4 便利交通——鐵道如網，交通便利的國家，未聞有災荒的驚恐，即有災荒，即刻函電交馳，用極短的時間，便可運籌大宗的振糧振款，還有什麼災呢？我們西北只有一條隴海路，迄今還沒有修到潼關，全省只有百餘輛汽車，還有三分之一，不能用的，其交通的困難，可算達到極點了，所以這次災荒，陝州靈寶的麵價，比西安要便宜一倍，「十八九

年的狀況」瀟漢的糧食，運到西安價值竟增加數倍，不是交通不便的原故嗎？由是運輸上感到許多不便，所以隴海二條路，應于最短期間修到西安，一切交通上的建設，自當完備，方能剷除糧款阻礙的流弊。

整頓教育——文化的進步，與否，端視國民教育的程度為比例，此說誰也不能否認的，因為社會上的一般流氓土棍，大概由於未受正式教育的支配，所演成的，果能整頓教育，多設學校，使人人均受適當的知識，以貢獻於社會國家，不但減去許多匪徒游手，而又添了許多有用的人才，所以東西先進各國這樣強盛，就是完全以整頓教育的精神表現於外的，處此文化落後的陝西，中等以上的學校，全省只有二十餘處，不及上海及無錫南通等處一縣之多，而又黑暗腐化不堪言狀，無怪社會上無知無識的人民日益增多，為匪作歹的人在在皆是，既無產業，又無知識，苟逢荒年，何能倖免，此人人可以預料得到的，照這樣看來，吾陝的教育整頓，更較他省緊急萬倍，他省或可稍緩，而陝西決不可稍延片刻的，倘能切實整頓，使人人均有正當的知識和技能，足以自養，雖有荒災，也是不要緊的。

茲就以上各項倉猝看來似非救災的根本，細細的研究分析一下，確是刻下救災的要圖，若不從此着手以求一勞永逸的辦法，而惟以頭痛治頭，腳痛治腳，終屬揚湯止沸，何濟於事，我說這些話，請辦賑的各大慈善家莫要說，救眼前的災，既不如救永久的災，從此將這粥廠啦，急振啦，盡可一律撤銷，那就糟糕極了，為甚麼呢？因為陝災正在劇烈的時候，急則治標，也是最關緊要的，不過希望各大慈善家，並希望軍政當局，根本防災消災，也須特別留意罷！並且這些辦法並不是各位大人先生所見不到，但是救災利人，匹夫有責，所以小子不敏僅就管見所及，聊作芻蕘之獻罷了！

二十，一，六，于寂園

救災文字，總要理論與方法並重，才能說出根本的辦法，若果偏重到唯心一方面去說，就未免消極了，單調消極

的救災，是終久沒有收穫到佳果的。康魯生世兄，年十五齡，夙具慧根，平日爲文，多透關之作。此次本刊出版，累承投稿，此篇對於救災，尤能理論與方法並重，探本究源，亟介紹當世，以此爲全陝災民前途的福音！

靜芝隨識，二〇一·八，於振會

總 理 遺 訓

建設之首要在民生 故對於全國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

要 政府當與人民協力 共謀農業之發展 以足民食

共謀織造之發展 以裕民衣 建築大計畫之各式屋舍

以樂民居 修治道路運河 以利民行

公牘

長安縣長陳子堅呈省府請將在災荒期中

災民售賣田產作為有息貸款限期贖還

文

呈為呈請事：竊維陝西不幸，災歉頻仍，三年以來，六料未收；人與生計異常艱迫，或拆屋鬻薪，藉作充飢之需，或售產賣田，聊為救貧之計，飢火難禁，急不暇擇，價值雖廉，亦可畧補肉之券，條件雖酷，亦可棄養命之源，計口拙於飲鳩，情實迫於止渴。於是富商大賈，土豪劣紳，利用地價之低落，巧為金錢之操縱，坐食之人，變為地主，力田畜夫，轉為佃農。馴致形成貧富立分，階級懸殊，是災之結果，不但造成人民之死亡貧困，而且破壞整個的社會經濟，前者尚可以賑施救濟，後者則極難恢復

原狀，前者為害於現在，後者則禍於無窮。且此等地價低落，並非土地本身價值之關係，實因受鉅災之影響，是售者變出意外，情極堪憐，而受者不勞而獲，則暴發不祥，誠以社會狀態，貴在均平，人之恒心，基於恆產，若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地無立錐，此種畸形的經濟發展，必造成社會病態，及民生情況之不安，我總理謂人類文明之發展，道德之進步，政治之建設，皆以民生為重心。今民生既感不安，社會復呈病態，其為害於吾陝政治前途，何堪設想，今欲求防救之方，必先求回復社會經濟之原狀，縣長擬請將民國十七八九等年人民在災荒下成立之買賣田地契約，均將地價作為貸款，以二分或三分行息，即以所賣之田地作為抵押品，限於民國二十三年以前，無論地

權移轉於河人之手，均可由原售主算同本息，備價取贖，其田地上附着物之舊有者，隨地原價付息贖回，新增者則照時價償給，以昭公允。如此辦理，則貧農失而復得，同屬受有實惠，而官人惠而不費，且可博慈善之美名，社會之原狀得以恢復；而平均地權之基礎亦立於是，此亦可謂救治的妙法是也，我主席蒞任以來，對於救濟陝英。進行不遺餘力，活人無算，如再實行此種辦法，則整個的經濟，於最短期間，仍可恢復原狀，而社會病態以祛，民生實況可安，是以最簡方法，鉅災於無形，於最短期間，納政治於軌道，革命前途，實利賴之，所擬是否有當，理合具文呈請鈞府鑒核施行，謹呈。

盤屋請振代表懇于院長施振文

院長于鈞鑒：敬稟者，頃閱各報載我院長於四中全会，詳繪鄭俠之圖，獨效包胥之哭，發行救濟陝英公債八百萬元，提案始能通過，茲又不避風霜，親涉遠途，籌款回陝，督辦急賑，災民救星，全秦生佛，來蘇興歌，咸同再

造，代表等愛同各界歡迎之餘，謹將盤屋災情慘况涕泣陳之，查近數年來，星兵匪旱疫，雹狼噬等災，鱗次發生，交相為厲，加以馮軍盤陝，籌款抽丁，剝削民脂，立臨絕境，天災禍，諒早在

慈鑒之中，無庸贅述，惟盤屋東西褊長，依近終南，高原山麓約佔全縣十分之二，三載六料，顆粒未收其餘平原均沿東西大路，寬約四里，均屬下濕，往來行人過看有禾，遂謂盤災較輕，兼之邑南山峪，土匪充斥，查賑各委員到縣，聞災奇重，熱心視察，卒因長匪拉票，未便履勘，凄慘狀況，終未寓目，同省報告，勢難詳盡，然省賑務會武漢同願實濟會暨各慈善團體，悉心查訪，陸續賑救，南京陝英救濟會，去歲又列 屋於特別災區之首，所得各惠，實屬不鮮，良以災區過廣，災期孔長，博施既病，惠澤難周，卒致死亡五萬五千七百三十口，逃亡二萬九千四百三十六口，絕戶九千七百四十三戶，鬻妻孥一萬五千七百三十口，追維慘苦，不堪回首，今夏早象未息，禾苗

枯萎，又生蝗蝻侵蝕秋稼，害延麥苗，又值馮軍背叛，盡數出關，後防空虛，土匪蜂起，搶劫燒殺，所過爲墟，遂致連災未亡之遺黎，仍含摘瓜抱蔓之慘痛，由今撫昔，益生悲感，前日之流離死亡者，尙多游手好閒，今日之非賑不生者，均是真正良民，什物賣盡，告貸無門，行爲不敢敗檢，妻啼兒號，束手待斃，現計有縣屬之西北西南兩區，東南東北兩區之沿山一帶，中區環被匪佔踞之各村，其他數粒爲炊，苟延殘喘者尙不在內，際茲隆冬嚴寒，無衣無食，凍餒交逼，其何以堪，圖謀救濟之法，應辦急工兩賑，對於災情奇重區域，開粥廠，施棉衣，以辦急賑，其他各處工賑爲宜，查縣屬西北與鄂交界地方，開渭築堰，引水灌田，先年雖已興工，嗣因款絀中止，東南與鄂交界地方，鑿山疏澇，推廣水利，去歲呈准有案，並勘黑盧泥三河本出一源，泛濫無涯，冲崩良田數百頃，廣約十里，袤約四五十里，俗云，盤尾到終雨，七十道脚不乾，此其大者，現擬合築一堤，沿堤多築渠堰，藉殺水勢，大

與水利，繪灌農園千餘頃，隨即伐場植樹，培成保安森林，因之建築橋梁，補修汽路，以利交通，以上三項工程，救一時之奇災，開萬世之利源，一舉數得，莫善於此，又查縣屬西南暨沿山一帶，地多荒蕪，開墾耕種，需牛甚夥，現值農隙之際，生活艱窘，牛價低廉，到處宰殺，妨礙農事，迭經佈告禁止，奉行總覺不力，茲擬備價收買，分給災情最重各村莊共同喂養，荒地既多，牧芻自易，現時以之轉難來春，資以墾荒，一牛可耕多地，即可贖養多人，况救本地多數之牛，即可省從外販售之費，所擬興辦各節，均爲救荒起見。事體重大，需款浩繁，地方奇困，無計可施，特舉王驥等代表民意，稟省呼籲，用敢據情稟明，懇請鑒核。俯念整災慘重，惠施鉅款。俾得兼籌並近，普救災黎，則我院長四中全會席上一滴一點之熱淚，即整屋十萬災民起死回生之甘露、生生世世永戴大德於無既矣，引址仁宇，無任惶悚迫切待惠之至。肅此虔請鈞安，伏乞鑒鑒

省振會請託主席郝代表轉商鈔財兩部免

費運輸振糧電

南京賑務委員會許主席代表麥九均鑒：本會惠委員春波，前赴徐州，蚌埠，河南，北平，天津一帶，購運賑糧一千噸，請轉商鈔財兩部，令知平漢，隴海，津浦各路局，查照免費免稅，以濟災民，謹電奉懇，敬祈垂察。陝西省賑務會元(十三日)印。

省振會請劉督辦保護振糧電

鄭州豫陝晉邊區綏督辦劉助鑒：并轉馬凌甫先生鑒：本會惠委員春波，前赴徐州，蚌埠，河南，北平，天津一帶，採運賑糧，經過貴處，請照料保護，凡運輸事宜隨時協助，俾利進行，特電奉懇，諸希惠答。陝西省賑務會元(十三日)印

省振會請焦易堂等促中央迅發陝災公債

電

南京立法院焦易堂先生并轉李子逸，茹卓亭，郝立委

，嚴敬齋暨諸同鄉先生均鑒：吾陝災情甚烈，刻下凍餓交迫，死亡載道，八百萬公債，務懇協催，早日發行，以救子道。此間已推胡委員逸民代向中央催發，並推郝夢九君經理領兌事宜，深望諸公隨時協助。于右任先生昨早東行，並聞。陝西省賑務會元(十三日)

商縣災民代表電康主席報告災情文

陝西省賑務會主席康鈞鑒，竊商縣不幸，自十七年迄今，兩年之季，顆粒未收，去歲夏間正當餓殍載道，救死不遑之際，忽值馮逆所部田金凱劉汝明等，率衆約六七萬，因撤兵魯豫，完全集中商縣，派糧派款，橫行無忌，巧立名目，無奇不有，唐靖古世珍等，乘機舉義，聯合反馮各地小匪，同時蜂起，以致歲末一週，城陷七次，此來彼去，民無寧日，燒殺奸擄，慘難言喻，地方糜爛既為從來所未有，人民損失尤屬空前所罕見，所有種種災情，業經先後呈報在案，惟查商縣轄境六百里，匪禍兵災普遍全縣，災區廣大，災民衆多，兩年以來，燒燬房屋共計不下十萬間

拉粟破產死亡流離者共計約有數萬戶，死者已矣，其老
母寡妻孤兒少女等之無依失所，統計全縣爲數又不知凡幾
，感情之大，受禍之深，情節之慘，較之省西各縣旱荒爲
甚。其巨烈實有加無減，值此歲暮天寒時期，此項災民不
但日無衣食，並且夜無止棲，若依照報災手續，代表五十
餘人之提議，請將金縣災况先行電陳，懇乞大會俯念商懸
災民朝夕莫保，待賑萬急，准省拍照災片手續，即日選派
幹員攜帶巨款，一面親身履勘，一面施放急振，庶數萬無
衣無食無住之災黎，得以稍延殘喘，不至即日轉死溝壑也
，情勢危急，義難坐視，大會已饑已溺，馳興爲懷，泣懇
俯允所請，從速發款，所謂生死人而肉白骨，此正其時，
臨電泣涕，不勝迫切待命之至，除將災情簡明表已拍災片
呈請縣府另文具報外，謹先電懇，即希垂察，商懸全縣災
民代表張星五等五十二人聯印。

長武賑分會呈報災况乞求賑款文

陝西省振務會鈞鑒：爲年荒溝大，人多乏食懇請設法

陝 災 週 報 公 願

救濟，以蘇民命事，竊長邑地瘠而小，民貧而寡，適當陝
甘孔道，兩省巖疆，政繁差重，古今同慨，五年馮氏南
下，數十萬禁悉由此地經過，又以下縣爲入陝首途，陝西
火綫所在之地，軍行至此，大半休息，非集聚一軍一師不
肯開拔，所以供億糧秣比較他縣多逾倍蓰，十七年軍軍甫
平，凶荒即至，閭閻之積儲與早食盡，田野之禾苗，天旱
枯槁，至於現金又被馮氏所發之有獎公債及流通券官秦銀
票吸收無餘，長民障此，無法爲生，老弱者轉於溝壑，竟
作餓殍，強壯者僥倖推挽小車在甘境販糧，以苟延殘喘，
方期振歎早接，用解倒懸，孰意馮氏殘虐不恤民命，千呼
萬喚，影響杳無，反於十八年十月大肆淫威，遂抗國音，
將甘寧以及青海之駐軍，全部調動，亦由此城經過，爾時
紀律大壞任意蹂躪，糧秣之供給猶屬平常負擔，而駐紮財
物之損失又是不可數計，且戰費派款屢兵，重徵田賦增
加苛稅，層層剝削，尤爲千古所未聞，哀我災黎，情何以
堪，只有俯首聽命願時待天而已，今年麥苗歉薄，然日飲

稀湯尚能維持季秋，無如天時錯亂，八月弗霜，將結實之秋苗，多數枯槁，計自十七年至今，兵燹連年。饑饉頻仍，就食他方者二千餘人，委於溝壑者四千餘人，現值嚴冬未死之民，饑寒交迫，若不設法振撫，勢必靡有孑遺，職等觸目傷心，素仰我主席饑溺爲懷，痲痺在抱，用是不揣冒昧，據情直陳，伏乞鈞憲大發慈悲，頒來仁漿義粟。以濟災黎，則生者啣環圖報，死者結草以酬矣。

關山鎮公氏向華洋會乞賑文

華洋義振會函華洋義振會諸君子鈞鑒：敝區地處衝要，受兵匪蹂躪最多，民六之役，靖國軍與陳軍相持年餘，居民已受損失不少，殆至十五年，西安被圍，麻部盤踞關山二將近載，遠近搜掠，搶民食以餉軍，拆民房以當薪，居民之蓄積已罄，去歲又經公安局之變，今夏復遭王碧海之搶劫，兵燹迭經，天災頻仍，旱魃爲虐，三載於茲，赫赫炎炎，山枯川竭，蝗虫繼起，秋苗無存，野蔬竭於所斂，榆皮殆無完膚，而民猶殍尸遍野，加以馮逆之苛捐雜稅，敲

骨吸髓，膏肉竭於鞭垂，條日籤碎，民命盡於微呼，夫以久遭兵燹之區，重罹滔天之災，又遭馮逆之苛政，其人民生活，困難情形，已可想見，家徒四壁，室如懸磬，賣鬻田廬，顛沛流離，室家相棄。骨肉分離，折骸易子，觸目皆是，賣妻鬻兒，求售不獲。或行乞市廛、或益死道塗，自去秋至今，居民之死亡已去其五六，現值隆冬，哀鴻遍野，嗷嗷待哺，懇乞諸公撥發賑款，以蘇涸轍，則敝區四萬號腹，生靈肉骨之恩，異日道左郊迎，死當結草以報，肅此敬請冬祺。

漢中紅卍字分會呈報災情慘狀文

呈爲災情奇重人民流離祈轉請救濟事，查漢中區旱匪爲災已經三載，自十七年春季起至十九年秋季止，漢江以北大旱四季，顆粒未收，災民無以爲生，於十八年夏間雖始賣牲畜，次賣家俱農器，及秋災情更重，賣產不待，乃拆房屋將木料磚瓦，運至漢中城內，不能速賣，復將木料砍碎爲柴出售，直至今秋收穫之後，始行停止，災情之重

官爲從匪未有，當最盛之時，壯者逃赴四方，老弱婦女極邊城鎮，沿門乞討，當時各慈善家奔馳救濟，或開粥廠，或散存糧，計南鄭一縣，善團私人，所設粥廠共有九處。每日每廠之饑民，不下數千人，第災區太廣，外振毫無，振救終難周徧，各縣每日仍不免數百之餓斃者，漢江以南，兩年以來，旱災較輕，第自十八年春間張維璽帶隊赴鄂之後，留守兵少，匪乘而起，當時僅南山深處，尚有幾畝收成，遂爲土匪巢穴，計甯光全縣，經西褒兩城四縣之南山，以及西鎮兩縣全區東面七八百里，往還流擾，前後一載，迨及今春張維璽復帶大隊赴豫，於是匪勢大張，股匪繁多江北荒旱益甚，全在南山擾亂，爭據各鎮，愈演愈盛，迨至今年夏秋之交，始而鳳縣留壩佛坪三縣，交通斷絕，次而鎮巴略陽兩縣相繼失守，次而西鄉沔縣寧光三縣，迭獲匪佔，以上八縣有數月中，迭換匪股者，有一縣失守竟得數次者，有一縣住匪數萬者，已經數月，無人在家，縣長有無，地方現狀，久亦無人過問，故不得知其真

象，但聞人民有大批之死亡，民房有無數之燒毀，西鄉一縣，聞一月之中捐括至二三十萬元之鉅，其餘南城洋褒四縣縣城，展來均有住軍，是以城內秩序月前尚能維持，但褒城失守，克復各一次，圍攻兩次，洋縣第一次圍攻十晝夜，現在復被圍攻，已經五日，城固前已圍攻兩次，現與洋縣同時被圍，亦復五日。至於南鄭洋縣四縣之集鎮鄉村，無一不遭兵燹，匪到之處，以焚房恐嚇，強迫紳首入夥，未逃壯丁則編拉入伍，家家糧食牲畜家俱農器，爲之一空，戶戶披將拆棧掘地開柩，搜括如洗，奸將焚殺拷票死亡，不知其數，近日以來，漢中四門，每日逃出之難民，比前更形擁擠，城固房屋寺廟，以及近城鄉村房屋，難民住滿，甚有露宿街簷，更有厭生自盡者，種種慘狀，不忍聞睹，現有川軍劉存厚，大舉入漢，最近再無辦法，鄉間難民所留之房架，恐亦不保，將來糜爛程度，不知伊於胡底，應會同人擬調查詳細情況，報告尊會，不意愈演愈甚，範圍日廣，災民日衆，直屬無法調查，且此次浩劫，

爲日太久，其稍思食之家，無不變爲難民，就地籌捐，無從著手，坐視則有不忍，救濟則無辦法，究竟如何辦理，擬請尊會指示，並請轉報漢南總會，俯念漢中偏遭浩劫，災情奇重，可否派員前來振濟，再有懇者，此間連年荒旱，餓殍載道，外間尙有不知陝南有災者，考其原因，概因交通梗塞，災情不能外達，以致東南各大慈善團體之救濟，獨不能及陝南無告之災民，務祈尊會代爲宣傳，俾陝南數百萬流離無告之災民，得以稍佔澤惠，陝南幸甚，陝南災民幸甚，謹呈世界紅卍字會西安分會會長路。

醴泉賑分會縷述災情慘狀文

敬啓者，醴泉災情奇重，民命垂危，懇請多撥振糧振款，以延蟻命事，竊以吾邑地處西北，氣候高燥，無灌溉之利，無特殊之產，即使雨暘時若，亦稱極貧，此次受災最重原因，端因十三年秋黨都毓崑盤踞，千方百計，吸髓敲骨大肆其盜掘之術，彈丸小邑，幾近三年，取民財竟達三百萬之多，從此貧者流爲乞丐，富者貧無立錫，民間元氣斷

喪盡矣，十五年冬黨都毓崑去，而馮逆玉祥大軍西來，醴處西北孔道，卽一兵一騎之微鮮；未有能越醴經過者，兼以窮兵黷武，調遣兵隊，西來東往，並駐紮防守，供給款項糧秣，攤派民夫車馬，支應之浩繁，其重百倍于鄰縣，此時之醴民，不啻大病之後，益以猛瘧大瀉，其不至死亡者幾希，詎料十六年秋禾不登，十七年夏秋俱無，十八年仍依穰葫蘆，十九年秋被蝗食，屈指四載，七料莫收，其災情之慘酷，有非前清道光廿七年，同治七年，光緒三年，暨廿七年所能勞髡其萬一者，僅就目前城鄉見聞所及，不禁放聲大哭，爲我鈞府約略陳之，查醴屬各商戶所謂舊日之錢糧行者，因人民死亡過多，賬款絲毫無着，一律停歇，此外每日之攘往熙來者，均係營謀小菜，販賣煙捲食物雜貨，祇求糊口而已。住戶之內，聞其聲則鬻兒賣女，見其人則鵠面鳩形，殞死橫街，到處無人過問，餓殍遍地，號啼徹夜不休，前之居住高樓大廈者，今則貧無立錫矣，前之所謂精神望族者，今則流爲乞丐，猶復厲氣所積，醴

成痼疫，微菌繁殖；傳染最速，號腹之人，邊爾撰此，則死亡待至，前據調查，城隍之內，每日因飢餓加病而死者，不下五十餘人，最近天氣寒冷，病難少減，而無屋無榻，何以卒歲，至城外各鄉村，牛馬鷄犬，則宰食淨盡矣，樹木則砍伐無有矣，房屋則拆毀一空矣，農具什物則運賣如洗矣，肥田鞠成茂草，陋巷盡成瓦礫，路途常被草塞，人跡罕到，村垣人煙頓少，狐狸宵遊，少壯者不淪為土匪，即散之四方，老弱者非沿門乞食，即早填溝壑，即使各村之中，間有一二家目前稱為有吃喝者尚堪有護村門，然一迫于逆款之蟻集，再迫于土匪之劫奪，非被虎狼警役，藉公磕詐鞭打繩繫，拖累固圍，即被奸狡之徒，暗勾土匪，結夥成羣；每當更深夜靜，持槍越垣而來，焚燒吊拷，架粟勒贖，搜糧食，劫牲畜，衣物焚燒者有之，家人斃命者有之，其目的非至無貧無富同歸于盡不可，邇來雨澤幸好，在別邑為喜，在體邑則為憂，何則，普通者牲畜既宰食淨盡，即求一升一合之籽種而不可得，稍強者即便不乏

籽種而牲畜則一失亡于支差，再被判于土匪，所以此次種麥，田野之間，人挽犂耨，婦女幫助，十居八九，即使種竣，亦不過占平常地畝十分之一，今年秋收，每畝一斗之譜，計算每家能吃到十月底即止，古人云，用牛力以耕田，未聞有人力以耕田者，不料千古罕見之事，今竟于體邑見之，若再不懇請多撥賑糧振款，恐體邑人民無噍類矣，素知我鈞府痛懷在抱，飢溺為懷，必能從水深火熱之中登體民于衽席，則全體十四萬人民，不啻生死而肉骨也，掬誠陳述，統希諒察。

咸陽賑分會歷述咸陽災情文

竊維陝西災殺，實為亘古所未有，而咸陽尤甚，地當要衝，軍隊交馳，支應之累民，樂歲且猶不堪，而况凶年乎！溯自民國十五年鎮嵩軍犯陝，咸陽被圍，當年已熟之麥未收，來年應收之麥未種，此一年中成民苦況，可稱悽慘時期，十六年麥雖下種，至翌年收穫時未甚見雨，不特夏田薄收，而秋田亦無所獲，致令各處災民純以變賣田地暫度

時光，此一年中咸民苦况可稱當賣時期，十七年秋旱象實現，二麥未得下種，家道素稱豐裕者，亦次第變為赤貧，一般民衆除拆房毀舍賣妻鬻子外，別無生計，此一年中咸民苦况，可稱離散時期，十八年災荒繼續，二麥又未下種，入冬以來，寒冷異常，多因飢寒交迫逃往他鄉者，滿目皆是，此一年中咸民苦况，可稱逃亡時期，十九年春普雨時降，秋苗待播，孰意蝗虫頓生，無處不有，飛則遮天，伏則蓋地，一遇田苗，頃刻食盡，九十月間，天雖降雨，

既無麥種，又乏牲畜。統計全縣所種之麥。不過十之一二，兼之甄部張西坤王老漢前後來咸，拉票焚殺，無所不爲，現留飢民俱皆鳩形鵠面，無衣無食，何以度此寒冬，此一年中咸民可稱靡有孑遺時期，歷年苦况，實屬不堪，若不鴻賜大宗糧款，恐縣將不縣，民將不民，懇乞 主席委負及慈善團體，速爲頒發，救我蟻命，則咸陽之民，不特生者啣環，死者亦當結草矣，具此蕪詞，敬祈貴社登載，藉以宣傳爲盼！

于右任先生：陝災之慘，死人二三百餘萬，實爲古今中外所罕見，目下尙有數百萬無衣無食的災民，他們實在是慘痛啊！要以革命精神，振災救民，解除災民的圍困，那才算是真革命政府。

災情紀實

朱查抵平後談陝災慘狀

北平通訊：朱慶瀾氏赴陝辦賑，已將半載，業於本月二日晨四時半乘專車由西安返抵北平，華北慈善聯合會幹事長查良釗等二十人同行，記者昨日下午三時，訪朱氏於

中山公園董事會，據朱氏談稱，陝西災區自去年夏起辦急賑後，已較輕誠，陝南一帶，年景雖好，然因匪多，亦不聊生，西路武功扶風郿縣三原醴泉興平咸陽等處災情仍烈，郿縣去年因春寒凍餓而死者甚夥，經本會（華北慈善聯合會）掩埋屍體已達六千餘具，此外乾縣亦達三千餘具，身履其地者，無復有人世之感，慘狀概可想見，幸去秋雨水普遍，今年麥秋有望。各縣冬賑，已於去年十一月初開始辦理，急賑與粥廠並行，計興平武功扶風岐山郿縣等十一處，由華北慈善聯合會辦理，其餘若咸陽醴泉乾縣等處由陝省賑務會

陝 災 週 報 災 情 紀 實

辦，粥廠原按每廠每日千五百人計算，擬定開辦五個月，但最近每廠每日就食者有已逾五千人者，至少亦在二千以上，五月之期，折半尚不可能，距麥收為日方長，需款尤不在少，現在北平急賑會之慈善獎券即將售罄，可略提注，然亦無濟於事，此次四中全會議決發行陝賑公債八百萬，迄今尚未開發，于右任先生抵陝，祇籌二十萬元，冬賑預擬計畫須款二百萬元；目下災情與賑款，真無比例之可言，現于先生預定於本月五日返京，本人臨行，已懇轉向中央請求速將公債發行，庶陝災得以澈底救濟也，至陝省引涇工程，業於去年十一月開工，此項水利工程，關係陝民將來之福利甚大，華洋義賑會出款五十萬，陝省府助四十萬現工程進行極順利，預計今年十月間可告完成，但以該地附近並無洋灰等工料，故本人此次北返訂購，現已

定於明晨與查勉仲先生偕同赴津接洽辦理，同時並訪雍劍秋先生結束急賑會各項事務，兩三日內即可返平，至現在陝西災區賑務一切須人，特懇孝惠學社饒聘卿先生赴陝一行，代本人料理一切，饒已於今晨乘原車赴陝轉往西安云云，又查良釗氏語記者，此次陝災區由夏至冬急賑，經朱將軍親手施放之賑款，共計六十六萬元，米糧種籽尚不在內，今秋雖可望收穫，但此過渡期間，需款尤殷，故朱氏此次返平，仍係代災民呼籲，請各界本救人救溺之旨，仍加以施助，此次本人在災區放賑七閱月，各種慘狀，已不堪詳述，歷史名地之馬嵬驛迤西以至岐山，沿河車路行，極目皆空，渺無一物，行經其中，幾不知涕之何從，災區房屋無一全者，房多無頂，木已作薪，日被匪殺害者，凍餓而死者，每一破屋皆有，實令人不忍聞云云。

胡逸民謁蔣

請速籌撥陝振款

南京電：胡逸民魚(六日)下午謁蔣，報告陝災情況，

請速籌現款，辦理急振。

陝災公債國府令行政院遵辦

中委會函催從速執行

中央覆省指委會電

省指委會前電請中央撥發八百萬振款，已見各報，茲錄覆電原文如下：陝西省黨務指導委員會鑒：電悉，關於發行陝西公債八百萬元一案，業經政府令行政院遵辦，並由會函催，從速執行矣，仰即知照。中央執行委員會奉(十四日)。

華陰縣長呈請省振會撥款修橋

華陰縣縣長鄧守真，因該縣最爾小邑，地狹人稠，為入關之衝要，南連小峪，北界渭水，土匪出沒，搶劫時聞，近因奇災迭見，除沿岸官道兩岸附近低窪之地，尚有二三分收成外，其在西北東北東南等地，三稔六料，顆粒未見，百姓典妻鬻子，拆住屋以變價，轉農器而他售者所在皆是，昨呈省振會擬修該縣吊橋橋工，並呈工程計劃，以

工代賑，此橋關係西潼汽車路及馬車路交通，橋腿現已傾圮，急待修理，以維交通，約款萬元，懇請撥給振款以便動工云。

北平紅卍字會寄陝大批棉衣

西安紅卍字會昨接北平總會專電，略謂：陝災甚重，現屆冬季冰雪在地，特郵寄棉衣二千套，以資禦寒云。

鄠縣災民代表請省振會建議開礦

鄠縣災民代表馮作五，宋敬齋，因該縣澇峪口，釋戰溝，發見煤礦多年，蘊藏豐富，前清末葉，曾經官紳兩度開採，卒以款項艱難，辦理中止，改革以還，兵荒交迫，貨棄於地，甚為可惜，近三年來，迭遭旱災，飢饉薦臻，哀鴻遍野，馮軍駐鄠部隊，輒在一師之衆，發薪一項，尤感困難，該縣救災分會，曾呈請前省政府，撥款開礦，以作燃料，奈爾時馮逆軍閥，雖有救災會之設，只圖裝演門面，並無徹底救災之實心，藉詞批駁，迄未集事，昨該代表等呈省振會，請向政府建議，開採煤礦，振興實業，以

陝 災 週 報 災 情 紀 實

工代賑，略謂：澇峪口，釋戰溝一帶，煤礦綿亙數十里，煤氣薰蒸，礦苗現諸地面，近口陳家坡，亦有數處，特煤質不若釋戰溝之精良，釋戰溝之煤質，據鄠縣振務會暨建設局屢次採驗，質料學純光潤，燃之無煙無臭，且質堅強，以之炊爨，較柴薪省費數倍，且清末曾經官辦，煤洞道路，粗具規模，今則重事修葺，工程亦易，又密邇省垣，運輸較便，若能實行開採，則省垣及附近各縣，均可以廉價取得自然之燃料，希望建議當道，將鄠縣煤礦，從速開採，以工代賑，藉以振興實業，救濟災黎云。

長安振分會議決之三要案

長安振分會，前「十一」日開會，由縣長兼振分會主席陳子堅主席，曾提議案三項，(一)請省府及振會撥款，在長安四郊增設粥廠數處，(二)籌辦募捐冊，以便分別募賑，(三)籌辦游藝會，由劉平甫負責辦理，以上三案，均已討論通過，不日即可次第實現云。

長安濟生會籌辦粥廠

上海中國濟生會，因陝災重大，刻已在武功及長安附郭郭杜鎮設立粥廠一處，開長安濟生分會，亦擬在梅重災區設立一第四粥廠，以救極貧非振不生之災民，刻正籌劃地址云，

回教救災會籌辦冬賑

西安坊居民，貧寒者十居八九，值此隆冬之際，冰雪在地，一般無衣無食之飢黎，觸目皆是，回教救災會有鑒於是，日前特開會議，決議，籌辦冬賑，以資救濟，昨日已派員分赴各坊，調查極貧者提前登記，以便發照施賑，聞關於散放各項問題，刻正在籌備進行中云，

朝邑災民代表王雨亭來省呼賑

朝邑爲甲種災區，歷經國府暨本省政府並各善團體所公認，前宋哲元兵退朝邑時，城關又大槍三日，備極蹂躪，商民損失約計在百餘萬上下，以六料未收之朝邑，現在重災疊見，又時屆隆冬，冰雪載途，災後子遺，其凍餒情形有非筆墨所能盡，今該縣賑務分會特派委員王雨亭氏來

省，邀同該縣旅省紳衿霍竹汀，張菊垣、楊初青，郭林亭，李西卿，楊秀成，王伯材，徐紹南，楊子林等，代表災民，向各方呼籲冬賑，擬於日內分謁省賑會及各慈善團體，泣述災情，乞政府並各慈善竭力援救云，

山東齊魯大學舉行陝災游藝會

訪訊，山東振賑募款委員會，因陝災奇重，省齊魯大學發起陝災游藝會，共售入場券七百張，共積振款大洋數百元拯救陝災，不日即可匯寄到陝云。

興平 狼

興平店張鎮附近，近日狼輒三五成羣，逢人即撲，該鎮有粥廠一處，附近十餘里內災民，凡有粥票者，皆在該廠吃粥，但因粥票有限，地面遼闊，所以每村災民雖多，吃粥之人無幾，不能合力禦狼，致故災民因往吃粥而中途被狼咬傷者已六七十人，此外來往過客遭狼禍者亦有數人，現在該處民人，戒備甚嚴，非有數人同行，不敢輕意外出，狼禍之烈，誠爲空前所罕有云。

各縣災情寫真

武功

武功災情，仍在水深火熱之際，非振不活者五萬有餘，其餘極貧次貧約在十餘萬人，雖經各慈善團極力施救，所救者一萬三千之譜，刻下災民，又無衣食，無房屋，晝夜哭泣於冰天雪地之中，一望平原，無非荒草，白骨滿路，屍骸鮮血，均飽犬腹，各村堡寨房屋，拆毀無餘，瓦礫滿地，誠空前未有之奇災，其最要區域，尤以普大薛三鎮原上為甚，現設立粥廠三處，尚可補救三分之一云。

三原

三原振分會近據該縣武字二分區五分區鄉人報稱，該處大和堡，紫家窰，雙槐樹，樊王溝，曹帥凹，油房溝，大小六村一帶，地在高原，多係陡起，風烈土燥，地不養田，即往年雨水接連，收成亦是減半，去歲以麥種價大，全區種麥約有十分之一，今年收穫不過二三成，又逼官款勒逼，土匪劫奪，花費淨盡，以為秋田無種，若饑豐收，亦可度荒，不料仍復亢旱，秋田一律旱

陝 災 週 報 災 賑 紀 實

死，遲秋又被蟲食過半，每畝僅收一二斗，家家都是困苦，而到處土匪猖獗，在心武兩區各村擾害拉票，無惡不作，民衆驚恐，男女老幼，每日皆在溝壩崖畔逃避，不敢回家，家中牲口衣物都被土匪席捲一空，武字前區區長李治太，後區區長王伯賢，暨各分區長數人，前後經土匪拉去，拷燒斃命，拉去人民則更不計其數矣，現時較強，仍屬不大安靜云。

乾縣

乾縣地處旱原，歲值豐收，百姓僅可自給，乃自辛亥改革，民清交戰，乾縣適當其衝。至民三年，即遭白匪之亂。民五年復逢郭匪之擾。民七年即有陳匪之圍攻，房屋概成瓦礫，民財搜盡備錄，事實所在，遠邇共聞。民十五年馮軍由甘入陝，大兵雲集，每日支應糧秣，不下百餘石，車馬不下千餘輛，人民之元氣早喪，地方之財政已窮。以至民十七年，陡遇奇荒，百姓餓屍山積，逃走成羣，賣妻鬻子，竟成商市，負老攜幼，到處哀號，欲售業而無主，只坐困以待斃，死者相繼，富者轉貧

，村落成墟，滿地荒蕪，統計災民死亡過全縣人數之半。今歲秋禾又被飛蝗食盡，續命之源既絕，求生之計安仰，

今歲統計種麥不過十分之一，即使明歲二麥收成，不足旬日之食。矧至收穫時期，為日方長，饑餓奚恐，死亡有繼，民生前途，不堪設想云。

党晴梵先生鬻書助賑

對聯……每付大洋四元

單條……同右

橫披……同右

中堂……每副大洋六元

屏條……每條大洋二元

牌匾……每字大洋二元書名外加大洋二元

墓誌……每件大洋五十元以五百字為限逾五百字加倍

以上所定行草楷書潤格篆隸加倍

凡索書者墨費加一筆資先惠劣紙不書

潤格多寡完全捐入陝西振務會

注意

收件處

……民衆大街古樞齋文華齋
……長安黃社安盧蓮士巷五號

陝西省振務會代啟

振會消息

省振會第九次委員會議紀

省振會一月十四日上午十二時開第九次委員會，出席委員康寄遙，南翰辰，李宜之，高戒恣，王蔭之等，重要決議案如下：(一)極重災區籌配急賑款項案，決議：極重災區，本會與各慈善團體通盤合籌，先挪款放散一次急賑，與平，武功，扶風各分配急賑洋三千元，醴泉分配急賑洋二千元，咸陽，郿縣各分配急賑洋一千五百元，岐山，白水鄠縣各分配急賑洋一千元，共計一萬七千元。(二)各處請求協助案，決議：甲，寶雞縣災童教養所一次補助一月費洋一百五十元，棉衣五十套。乙，臨潼縣佛教會孤兒院一次補助一月費洋八十元，棉衣二十六套，丙，紅十字會西安分會請求助修第三病舍，及李委員宜之臨時提議補助案，公決俟下次再議，(三)審核保護商運平糶辦法，決

議：通過辦法五條，尅日進行。

省振會派員赴津滬購運振糧

省振會因採運賑糧在即，特推惠委員春波赴天津上海蚌埠等地購運振糧一千噸，該會昨已電致劉綏靖督辦暨振災委員會妥為照料，並請鐵道部，免收車費以利啓運云。

省振會爲各縣災民分配棉衣

省振務會，昨爲災情極重縣分，分配棉衣數千件，俾一般極苦災民藉以禦寒，所分配之縣分如下：咸陽四百套，與平四百套，武功五百套，扶風五百套，長安五百套，岐山三百套，郿縣三百套，鳳翔二百套，寶雞二百套，醴泉四百套，乾縣四百套，涇陽二百套，三原三百套，與平二百套，蒲城二百套，臨潼二百套，渭南二百套，整屋一百套，鄠縣一百套。

省振會在咸武兩縣設農具代質所

省振會在咸陽武功各設農具代質所一處，已委武子泉爲咸陽農具代質所經理，焦玉如爲武功代質所經理，昨已分函咸武兩縣縣長，請監察指導，以利進行。

茲將省振務會昨規定各縣農具質所簡章披露於下：

第一條，本所實行救濟災農，保存農具，以期減輕災荒程度，維持極貧生活爲宗旨。第二條，本所由陝西省振務會派員在各縣設立，定名曰陝西省振務會各縣農具質所，第三條，本所由省振會派員辦理，其任務如左，(一)經理一人，總管所內一切事務，(二)司質一人，專司貸質兼庶務各事，(三)司存一人，專司保存及文書等事，(四)司賬一人，專司本所款項出納，兼司寫票等事，(五)質夥五人，由經理任用，專司一切指派事務，第四條，本所質物，以堪用之農具爲限，第五條，本所貸款，約以所質農具平時公平價二分之一爲准，每月一分行息，以示限制，計算息銀，以一月爲律，以三日起碼，期在一月以內，按月計

算，不到三日者，一概免除，所有貸款限期，二十年六月前，一律歸還，將所質農具贖回，逾期即以所質農具變價，第六條，本所專爲救濟本縣災民，外縣來質者概不接受，第七條，本所負保管所質農具責任，如被盜竊，照價賠償，但遇意外，確係無力抵禦，以致損失者，不負賠償之責，第八條，本所出納各項，須按月旬造表報告省振會，本所人員，每人每月十五元。質夥八元，飯食在內，此外不得過支，本所開辦費及每月公費，實支實報，不行冒濫，第九條，本所人員，須常住所內，其辦事細則自訂，呈報省振會核准實行，第十條，本簡章自本所成立日實行，如有未盡事宜，得呈請省振會修正之。

省振會派員查勘災情

陝西省賑務會，以各縣所報災情，不足以資審核，而憑救濟，即特派唐祖選，郭景儀等四十二人，攜帶檢核統計表，及附帶調查各條，赴關中各縣，親履查勘，限日據實查報，聞委派各員，即日前赴各縣查勘云。

文

藝

怎麼才能算救災？

靜芝

——對着災民說話——

不！我們無論如何總不能健忘，忘掉災的發生的根源。

祇設上幾個粥廠，收容所，或是派人直接去給你們僅施放幾塊洋錢，光救濟着眼前的災民，

可是說真話罷，救災的辦法惟這災賑善後是困難。

三年奇旱，舉目盡是赤地一片，

軍閥摧殘，百里內的炊煙幾斷，

路旁的屍骸，至今尚無主埋掩，

凍餓的災黎，匍匐在雪地冰天！

新年已過了十餘日了，

北風刮得教人人抖擻打戰，

陝西週報 文藝

我們要擴大『愛』的精神，普播到窮困人間

總要把人類的生命做個憑據，適應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教所有的幸福完全要次第實現。

呵，災民，也難怪你睡倒在冰雪中悲哀號陶，

這都由平常太不努力的追求，向前的奮鬥。

看雪裏的梅花，迎着北風，更比春日的桃李要由芳菲中露出凝重的態度。

但，這是大家一定相信的，偶然的災相，也不過同冬日的風雪一樣！

如果你去那山隈積雪中去看，還生出不少的滋榮茁壯的勁草。

呵，災民，也難怪你望着死過去的枯骨恐慌。

這都由於自己因循萎縮靠天吃飯的心理迷惘，未見過火山，怎曉得它是如何熊熊烈焰的狂熱燃燒？未開鑿水渠怎能知它可灌溉許多田地而榮暢禾苗？

祇要我們的心團結到一起，共同去尋人數的繁榮，獲得民生革命成功以後的勝利。

自然你就感覺人類的前途終不是寂寞，苦悽！

我們要循着革命的路徑！

力求政治的清明——減少災的製造者，

貪污土劣盜匪的肅清，——減少災的擴大者，

着我們歷史上的使命，

要替社會創造出光明，

有工大家做，有苦大家受，有飯大家吃，並且救各階級

民衆永遠地消弭鬪爭，

哎！遍地鋪滿着黃金，祇沒有人去採掘，

肥沃的土田，清碧的水泉，祇沒有人開墾引鑿，

不去注意經濟生產，悲哀慨歎是無益的，

要得真正救災，惟有生產合作才可抵住消費！

但是這個目的，要像太陽般的永恆，海洋般的洶湧，望着似巖岸燈塔的光明，秋深月光的皎潔，最後更要大家心中如同地球中心的火熱，

冬盡春來，大地已透出蓬勃的蒸氣，

災荒的慘劇，已經是到着最後的一幕，

我們要祛除依賴的劣根性，罹災的時候，光祇望着別人來救濟，——那知救濟自己，到底還要自己救濟，靠人終是不能成功的，

精神渙散，意志薄弱，無力的抵抗災荒，這就是人類的

太不努力結果，

總不要徘徊不前，像山嶺積雪的高貴難攀，心情撩亂，

像秋風落葉的空中飛翻，

我們的前途，要從此以後，似這嫩苞初放的薔薇，薔薇的繁華，全是痛苦的代價，這是我們應當在心的。

『貨惡其棄於地，力惡其不出於己，』我們要打破了這迷

中迷，在繁星密佈，神秘而莊嚴的夜裏，化作白羽衣的仙人，到半空跳舞，伸出高吭的喉嚨，唱出又生的勝利！

二〇，一，十五，於新城總領事處

粥廠

靜芝

一座燻爛不堪的大院落，廊下設着幾口大鍋，裏面煮着熱烘烘的小米粥，有數百個黃肌瘦的男女，擁擠着，追逐着，……持錢換粥。

籤子完了，粥已盡了，院子外邊還有許多沒籤子的，仰着頭望着粥鍋，饑涎流在嘴角外邊，吊着兩股子眼淚，呆地立着。

雪夜

靜慈

在下雪的一夜，我從睡夢中醒來，探首窗外，徧地晶瑩一片，雪此時雖已停止，寒冷比下雪時更要加倍。天空朦朧的月色，照在潔白的雪地，更顯出琉璃的通明，幾令人忘却黑暗的長夜。破紙牕上的竹影，迎風搖曳，彷彿鬼影憧憧，往來不絕，聽着老槐樹上的鳥聲，要替死過去三百

多萬的同胞，訴出哀怨，羣鼠在室中暗陬裏啾啾的叫着，又像雪夜中凍餓的災黎，號哭地，喊叫，怨恨新愁，一時迸湧胸臆，撩亂徹夜，寒風凜冽，排戶擊牕，肌膚如冰，轉身投入被內，盆中約積火，雖尚是煖烘烘地，到底抵不住冷慄的壓迫，猶似臥在沙場的戰士，歌哭，墮指裂膚的境况，而似海的心情，如潮的勇氣，竟在此雪夜寒威之下，風急雪飛地捲盡塵垢，一發而不可停止了，

誰是災的發生主動者(一)

靜芝

「三年旱荒，七料不收，餓死人民三百多萬，這是五災，這是劫數，瞞怨人是無益的！」

「瞞怨人是無益的！真算是一句漂亮話！」

中國自來迷信劫運，不盡人事，鬧得政治黑暗，民生憔悴，一遇偶然的偏災，就要手忙腳亂，我們老一輩的人，在清光緒三年及二十六年，不知到有多少人屈死在這句話下，馮玉祥禍陝，從飢民口中奪食，擺在我們眼前的枯骨，是已經吃了這句話的虧不少，我願以後的西北民衆，要從過去痛苦中找出生路，努力實現自己利益，再不要繼

續着這這句話的冤枉！

負有建設陝西責任的新政府呵，再不要教那一夥貪污土
劣！腐化惡化的份子，天天打着升官發財，製造災情，
毫無一秒鐘思念着「國計民生」結果村之劫運不可挽回。
呀！

二〇，一，十五，元宵之夜，病中於菊花園寄廬。

哀音

友繪

——爲西路匪患作——

冰雪封鎖的銀裝世界，
上下四方映成一個不分的色彩，
烈烈的北風吹在人面上好似刀括，
除過幾株枯枝杈的這樹以外，
別的一切形迹都是渺茫難見。

△ △ △ △ △ △

忽聽村莊後邊一陣馬嘶，
又不知是那裏的大兵壓境。

只見得個個都是橫肉滿面，
向人不斷的估量端詳，
心中似乎別有一番計較。

△ △ △ △ △ △

走到莊門接連不停的放槍，
故意向人表示他們的威風，
閭里的門戶盡行竄逼，
擄取什物也不管是貧是富，
你若見阻，他便要加不祥。

△ △ △ △ △ △

聽說在鄰舍肆行張狂，
品物器具概行毀傷，
婦女又遭毒辱，
掠去的兒童爲贖金大費錢商，
臨行時還向着呻吟患病的老人一槍。

二十，一，十四。

災評

災官！

靜芝

無人不災，無地不災，是陝西現在普遍的現象！不意災民之中，有一種特殊階級的，就是所謂災官了！不過災官之中也有分別的，一是窮無生計的災官，一是專門製造災情的災官！

先說窮無生計的災官罷，馮玉祥在陝西盤踞多年，又遭空前旱荒，鬧得全社會經濟破產，人民失業，餓死的有三百餘萬，他們豢養下的封建勢力，軍額將近三十萬之多，完全要我們陝西供給餉糧，天天去向災民口中奪食，當然要增加苛捐雜稅，以榨取民財，這就是他們的開財源政策！而一方面當然要把政費！教育費，完全挪移到軍用，這就是他們的節財流政策！所以各機關服務的人員，從前

兩年即發維持費，荐任之級的官兒，每月僅六七十元，其他委任的官兒，有少至二十元者，（陝西去年每月伙食費最低非二十四五元不可）至於教育界，更是若不堪言！教職員的薪水，自馮玉祥到陝，即發五成的維持費，中間竟連一成也不發，（前年教職員罷課，就是爲了此事。）這還不過是前年的情形罷！至於他的逆謀暴露，背叛軍國，一切軍隊的戰費，大半皆要從陝西要，各機關政費及維持費，竟然拖欠了五六個月，各服務人員，都是從十九年六月以後枵腹從事，一文莫名，教育界極窮的教職員，更是困苦不堪，漫說是贍養家屬，幾乎連個人每月的七八元伙食費，也得不到，於是當中小學教員，跟不上拉洋車去的流行話，已成爲社會上默然所公認，於是有職業的官吏，

等於失業而不能餬口的災民，自然賦閑的官吏，要完全同於災民一樣，粥廠裏食粥的災民裏也有現役官吏及教職員的眷屬，實是數見不鮮的，就是這個例證。

最令我們痛心疾首的，就是這一夥製造災情的災官，他們在馮系軍閥專政的時期，因與各首領有特殊的關係（他們大半是槍桿階級的老差弁出身）其餘都是人格卑污的投機份子，所以敢於作惡，極端的壓迫人民，藉這大軍閥的苛派糧款，趁火打劫，私行搜麥，逼死災黎，縱匪殃民妄殺無辜，販賣人口，搜刮財物，皆成了地方親民之官所應辦的常事了！像張公輔，陳祿，孫國鎮，孫國慶，王者賓，李佩琴等著名的貪官，向不過是他們的幾個代表人物！唉！陝西的災情，現在雖然到最後的時期了，在此嚴冬與以後青黃不接的半年裏，偏地還是無衣無食的災黎，解決不了吃飯的問題，失業的恐慌，完全觸目皆是，一般窮無生計的災官，還是天天在鬧窮，有事不能吃飯！更有許多熱心作官的人，天天暗中活動，尋伺鑽眼，希圖行上一

個好缺，滿足他們的發財慾望，這着實是製造災情的預備者，現政府澄清吏治的阻礙者，很值得注意的一件重要事情！

災官的問題，如果無法解決，災民的救濟方法，當然是得不到根本辦法的，升官發財四個字的祕訣，他在社會潛伏的力量，真比封建軍閥還厲害！

二〇，一，十四，於振會

澄清吏治——救災

靜芝

政治清明是國家興隆的氣象，吏治良善是政治清明的根據，自來社會的安定，民生的富庶，都是由於澄清吏治為發軔這是一定不移的定例。

近來軍事混亂，國家政令不能統一，所謂親民的官吏，大概都是靠軍閥做他的後台老板，與汚吏豪紳相勾結，暗中互相狼狽，極端地壓迫剝削，專門去做宰殺民衆的劊子手，這種情形，當馮系軍閥盤踞陝西的時候，實是司空見慣無足深怪。

馮玉祥久蓄異謀，對於陝西用着極端高壓的政策，數十萬飢軍，就食陝西，扣留振糧，奪災民之食，攘災民之

財，勒索榨取，敲骨吸髓，民已早不堪命，更加以貪污官吏，趁風使火，以過其逢迎軍閥搜括民財的老嫗，如孫國慶在涇陽不滿二年，私人匯費至八千餘元，郵局有票據可稽，李佩琴在長安不滿半年，中飽至十數萬，（此爲劉郁芬時代所漏網者）渭南的一個公安局長張肇基，在任僅一年，而西北銀行存款竟十五萬，再加鄠縣縣長孫國鎮，數月之間亦有賊款數萬。他雖是與張肇基在劉郁芬時代用軍法槍決了，但渭南鄠縣老百姓所受痛苦，恐怕緩上三十年，也是不能恢復到原狀的！

自從中央威力到達陝西，楊主席首先以救濟荒災和澄澈吏治爲施政方針，從前在馮系時代最著名的貪官陳紹岩（大荔）王者賓（臨潼）董有聲（藍田）張公輔（渭南）陳祿（郿陽）等，除張公輔在公安局嚴訊，陳祿爲該地民衆代表以私行搜奪迫死民命關係宣布罪狀，請楊總指揮按照軍法嚴懲外，其餘諸人早已聞風遠颺，回到原郡家鄉，去作富家翁，或是跑到別省分，又作他的貪官舊生涯去了！

在以前沒有荒災的時節，各地方亦無大多數駐軍的奪食和剝削，如有貪官害民，人民尙能忍受過去，還不至於走到死的道路上去。此次陝西未遭三年奇荒以前，先就遭了十幾年的兵災匪禍，老早就把全社會鬧得成了烏煙瘴氣，及師旅未甯，因之荒災，同時又有馮系軍閥及各貪官的任意施虐，無所畏懼，所以天災人禍，紛至踏來，真是旱荒正烈，軍匪又熾，貪官污吏，狠狠造業，遂使許多製造災情的脚色兒在政治舞台上的暗幕中，大展神通，暗施詭計，把人民一批一批地送在「鄠都地獄」所謂餓死了三百餘萬的災民，就是這些貪官大老爺的德政總統算罷！

現在陝西的災情，仍在嚴重的時候，我願政府貫徹其澄澈吏治的主張，而爲正本清源的計劃，對於現在被告發的貪官及助惡的污吏地痞，予以最嚴重的懲戒，如同農夫鋤除惡草一樣！更對於現任的官吏，考核其成績的良窳，而定其陞陟的標準，決不姑息養奸！那麼，過去災民的冤抑，可以伸舒，以後災民的痛苦，可以解除，吏治能以澄

清，自然可以免祛災情的製造者，災情的擴大者，而使災
災不已的陝西災民，從此打破愁網苦牢，得享訓政時期的
新建設幸福。

最後，希望全陝的災民為擁護自己的利益的實現，擁
護楊主席澄澈吏治的施政方針，要做到救災必先自救的目
的完全成功！

二〇，一，七，晚於菊花園寄盧。

禁煙！救災

靜慈

在這三年的奇荒中，我們從事實上看出，種鴉片的確
是這次發生災情擴大災情的唯一原因。陝西的煙苗，在民
國六年的時候，英員來陝查勘，郭希仁任禁煙坐辦煙苗禁
得淨盡全無，同時種煙的人民，更不知到槍決斫頭的多少
，不料未及一年的工夫，陳州森因為阿附安福，與靖國軍
對峙，私行擴張軍額，遂至大開煙禁，由獎勵種煙而強迫
種煙，良田悉播毒卉，西路各縣的米糧川，以變而成爲煙
花世界！劉雪亞繼之，一如陳舊制，藍屋一縣的煙款收入

，還比甘省全年的收入要超過，不滿二千的鎮嵩軍，沒有
二三年竟擴充到四五萬，胡懸戰爭，西安圍城，各次的兵
災人禍，都是由種煙而產生出來的！

馮玉祥二次到陝西，藉口禁煙加增煙款，凡是不種煙
的田地，都要強派煙款，他的手段，更比陳柏森要殘酷到
百倍，人民迫於煙款的苛徵，不得已而把所有的田地，完
全都種成煙，吸食者日見增加，蕩產者舉目皆是，食糧供
給早已不敷分配，一遇荒荒，祇有坐以待斃，西路各縣現
在所以成爲如此慘狀，試問那一個不是由於種煙的所致！

我們一到武功眉縣各災區以內，荒草遍野，百里內即
絕人煙，調查人口之損失，已僅存十分之三四，不覺起了
人生末日的感慨，然而追本溯源，並不是全由於三年荒災
所釀成，其主要原因就是種煙，目下所謂災民，着實就是煙民
，他們歷受軍閥的壓迫剝削，墮入到萬劫不復的地步！我
們要根本的救災，爲災民謀善後，第一的要着，祇有實行
禁煙，現政府處處爲人民謀利益，對於救災已具有決心，

這並不是難辦的事情。

我們應觀察過去錯誤，決定以後的新方針，即就目前財政極難，也要把多年（飲鳩止渴）的弊政，自殺的政策，幫助政府切實的除掉，要長此的敷衍下去，種者自種，吸者自吸！我恐怕再過不上十年，騰騰周原，要全成沙漠的。

寂寞，陝西的人民，要完全的絕迹，民族前途的危險，如果像這樣地沒法解除，發展西北經濟，實在是談不到絲毫的！所願熱心救災的政府和熱心救災的慈善家，趕快禁煙，這比什麼建設的事情還重大！

二〇，一，十四，病中於菊花園寄廬

總理語錄

人道主義，主張博愛平等自由，
廣義博愛，爲人類謀幸福，普遍普
及，地盡五洲，時歷萬世，蒸蒸日上，
莫不被其澤。

全國足食運動宣傳週

中央宣傳部，以本年各處米糧雖告豐收，但對民衆積穀問題，頗爲注意，由民食委員會，議決舉行足食運動宣傳週，並規定由中央通令各省市區黨部，會同各地方政府籌辦，俾擴大宣傳，使全國注意積穀，由民食會專門委員擬具宣傳小冊，原定二十年一月間舉行，嗣以籌備時間關係，須視籌備情形如何，臨時再行決定，至宣傳品，限各委於十九年內一律呈送中央宣傳部，俾由中央令交各省市遵照辦理，以便全國同時舉行云

農 譚

農業與林業

敏平

西諺云：農業與林業，相關如兄弟，此極言兩者關係之密切，不能一刻分離，因農業與林業，都是土地生產事業；養成植物，以爲人類之需要爲目的，兩者苟不調和，則無論爲農爲林，絕無興盛之日，茲由經濟上，時間上，地勢上，資本上，均有互助不可間斷之要件，分列於下：

(一) 農業須施肥，林業則無與以肥料之必要。(二) 林業對於地勢土壤及氣候等等的關係甚小，祇須調查外界的大體，定相當的作業方法而已足，不若農業之必須斤斤於地方之考量，肥料之分配也。(三) 農業須選便利而平坦之土地耕作，方爲有利，而林業則否，雖交通不便，險阻極甚的山地，亦能經營。(四) 農業雖可以年年收穫，而林業若施

業得富，輪流砍伐，輪流補植，如是則年年皆有收入。僅初次造林時，若干年中無收入耳，是固無異於農也。(五) 林業所需的勞動及資本皆比農業少，且得利較厚。(六) 農閑時候能使勞動者，生活上不感困難。上述農業與林業六端，無論何人，無分地域，冀致力於農務者，還要同時注意於林業可耳。

農人四時的諺語

敏平

早晨打罷春，晚上溫騰騰。正月雷，墓堆堆，二月雷，灰堆堆，三月雷，麥堆堆，驚蟄寒，冷半年，驚蟄滴一點，九九倒回轉。清明要晴，穀雨要淋，要得吃黃粟，伏裏三場雨。夏至端陽逢，黃米貴如金。立夏不下，犁頭高掛。立秋無雨萬人愁，重陽無雨看十三，十三無雨一冬乾。

中秋陰，雷打燈，過個冷年，割竹偏船，羊過清明牛過鋤三道莫渠，穀鋤三道莫皮，夏田出着牛頭上，秋田出着夏，人過小暑拉大話，穀雨棉趕緊填，小暑米離土皮。麥鋤頭上。

為陝災竭力宣傳
為陝賑獨募鉅款之

天津大公報

為中國唯一代表民意之輿論機關，提倡最新學術，注重民生疾苦，對於陝省災賑尤極熱心，努力宣傳，奮鬥不已，去年曾獨力募得陝賑十六七萬元之鉅款，該報現已到陝，歡迎訂閱。

每月報價一元三角

報資先惠 郵票代現

空函無效 十足通用

訂報處 西安中山大街驛 大公報分館

馬市口二八四號

威風

敏平

陝省連年大疫，人民慘死流亡，積屍累累，登錄鬼籍者，總計在三百萬以上，即披鄭俠流民之圖，恐無此悽慘，讀少陵石壕之詩，真令人痛哭也。惟近年以來，馮系軍閥盤踞，自相為政，不聽中央命令，是以屢次頒發之賑糧賑款，竟被軍閥扣留，俾便軍需，置災民於九霄雲外，毫不憐憫，並以政治不良，行政官吏，蠻橫跋扈，私派糧款，意在歛財，上峯之能否崇信，專在吸取無衣無食之脂膏多少，以為進身提級錄用之程度，全陝九十二縣，無

地不災，無人不災，而尤以省東北各縣為特甚。



茲據邵陽來人說：該縣前任縣長陳祿，當在任內

時候，曾逮捕國民黨之忠實同志，摧殘農民之自由，結果——有血性之男子，離開該縣，流落他鄉，而那般劣紳土豪，苟延殘喘之小子們，却大紅特紅底喧鬧起來，擁護着威風凜凜之縣太爺陳祿，貪賊枉法，罪惡滔天，並該縣官陳祿，通匪害民，該縣吳仁村梁印娃，南凹村王愷等，皆為地方著名土匪，陳祿暗行勾結，令其害民，如王耀坤之父，因匪拉票擊斃，耀坤集團勦匪，陳祿反派人拿禁，凡屬匪類，均受陳祿暗護，匪取民財，陳取匪賄，狼狽為奸，虐政害民，慘死流亡之人民，總計八萬以上，還揚眉吐氣威風凜凜的說：「硬迫民死，莫

「教官窮」。在該縣民衆心理，按着佛說「因果報應」之論調，是以政治漸上軌道，民衆們爲已有訴苦地方，於是總指揮部，以爲他總有不得好死之一天，欣幸不久時間，中央威令，接到控告該匪官之呈文，真如雪花飛來，而在郿邑向日威風，已達西北，楊總指揮兼主陝政，愛護民衆，澄清吏治， 凜凜之縣太爺，却也過他最厭惡之監獄生活去了。

第六期中謎揭曉

逕啟者：第六期插畫欄之謎中謎，（誤印爲迷中迷）先後蒙各同志來函不下數十通，其中猜着謎的固已不少，惟打開謎底的却都一個也莫有，這個謎底是甚麼，就是釣兒嘴，但是『打開謎底』一語，當是打開釣兒嘴獎洋一萬元，諸君打開者謎也，非謎中謎，即非謎底也，故不應得獎，諸希原諒。再前懸獎時友人多以予不能作一萬元之擔保，疑予說謊，茲將此獎金擔保人及增加數目說明如次：（1）數目：以一萬之數過少增至九十餘萬。（2）擔保人：以華洋義振會任五十餘萬，餘由省政府担任，現在只有工程師安某着手進行，打開與否尙不可必。總之諸君之誤在未玩味『謎中謎』及『打開謎底』一語，茲將猜着爲釣兒嘴的揭曉如次：

劉迪生君
于芝庭君
李濟生君

教育廳

陳樂天
郝心田
周鼎昌

公安局

張劍穎於本社

編輯餘瀝

寫在第八期後邊的幾句話

靜芝

本刊出到第八期了，惟以編者等的學力有限，覺得文字方面，總是有些不能鑿足讀者的希望；校讎既嫌疏忽；疵累在所多有；中間又因印刷工人的攔，第七期未能按期出版，遂致社會上發生誤會，有疑是停刊者，其實現在災情尙未減少，各縣災况，亟待披露而宣傳，災振消息，更應時常向大家公開，以求指正；至於求其內容完善，雖然是編者要努力的，也要大家時常援助的。

不過，救災的文字，是要注重寫實的。寫實派的作品在世界上已成了一個巨大的潮浪，是事實不能掩飾的，我們以後對於本刊的材料，總要多切事實，少說空話。——此希望各縣救災同志，時常多寄災情寫真各稿，自可生色。——即就論壇文藝災評等欄，也不要那浮泛的理論，充塞篇幅，凡是一切都不可忽視了現在陝西客觀的環境。

現代的作品，大概都是借文藝做階梯，專門地尋人破綻，來完成自己理想的好夢，祇要能完成，不管事實上的困難，別個人所處的境遇，甚或大而至於國家的前途，社會經濟的狀況，民族性的特色，他們都可以犧牲，毀滅。這是祇知拿文學做工具，拿救災做口號，來宣傳那種不合事實及客觀情形的政策罷。我希望自己以後不要再蹈此覆轍，並望本刊編輯同仁等，互相勗勉，自然實言不泛，必能獲得許多人的共鳴的，我相信。

二〇，一，十五，於振會內。

陝西省振務會保護商運平糶辦法

- 一，本會為平糶價接濟次貧災民糧食起見，對於商民在外省各地購糧特別保護。
- 二，凡商民願備資本向關外購糧者，應呈請本會發給護照旗幟，并申明以平糶為宗旨。
- 三，本會審核商民呈請購運糧食，與免稅免費章程相符合者，得呈省政府及振務委員會，請予免稅及火車費。
- 四，商運糧食到災區出糶時，應按市估平定價格。
- 五，本辦法議決後呈准省政府核行。

陝災週報社徵文啟事

啟者，陝西連年荒旱，民不聊生，災期延長，災區擴大，哀此災黎，慘狀盈目，酸鼻痛心，行將待斃，本社同仁，不忍坐視，特出陝災週報廣為宣傳災况用向各方呼籲，共圖協辦挽救，各界人士，如以救災文稿或挿畫見惠，一經登載，均有酬謝，若以災區確相賜寄，本社尤所歡迎，此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一九日刊行

(陝西省賑務會出版)

陝災週報

(非賣品)

西安五味什字山東會館內

編輯者 陝災週報社

西大街

印刷者 民生印刷社

注▷ 歡迎轉載

◁意 歡迎傳閱